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上之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南唐世家第二

李昪字正倫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昪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温乃冒姓徐氏名知誥五代史李昪本海州人僞吳大丞相徐温之養子也　江南野史先主唐憲宗子建王恪之後祖志授署徐州判官卒于任所父榮有器度不事産業每交結豪傑以任俠爲事屬時離亂羣盜蜂起朱梁統制天下而楊行密專據淮南榮乃感憤欲圖興復之志然無少康一旅之衆數十里

之地久之間海賊夏詔衆甚盛欲因之以成大事往說詔曰僕大唐之後少失怙恃遭世多難先祖基業蕩然横流爲人所有自料以高祖太宗之遺德宗祧社稷必未杜絶其間子孫必有興者吾雖不調夙蘊壯志聞公英雄士卒勇勁吾欲因公立事共取富貴苟成霸業古賢無水末足爲遇詔感其言於是從之遂率衆自海入淮轉掠沿岸郡邑至濠梁閭衆至數千人行密因自師師攻之數敗乃爲所擒因捕其家盡誅之時先主方數歲且異常兒濠上一桑門與行密有故乞收養爲徒弟後行密大將徐温出師濠上見先主方額豐頤隆上短下乃檎歸爲已子　馬令南唐書先主姓李唐宗室裔也小字彭奴其父榮榮之父志志之父超超蚤卒志爲徐州判司因家焉榮性謹厚適丁世亂晦迹民間號李道者彭奴以光啟四年生於彭城流寓濠泗吳武王楊行密克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温乃姓徐名知誥温嘗夢水中黄龍十數温獲一龍而寤翌日得知誥知誥奉温以孝間從温出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温驚曰爾在此也知誥泣曰爲人子捨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温由是愛之

陸游南唐書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

名昪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姓李氏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元孫恪生超早卒超生志仕為徐州判司卒官因家焉志生榮榮性謹厚喜從浮屠遊多晦跡精舍時號李道者帝以光啟四年十二月二日生于彭城六歲而孤遇亂伯父球攜帝及母劉氏避地淮泗王濠州乾寧二年淮南節度使楊行密見而奇之養以為子行密長子渥惡帝不以為兒密乃以與大將徐溫曰是兒狀貌非常吾度渥終不能容故以乞汝遂冒姓徐氏名知誥 江表志南唐高祖姓李不諱知誥生於徐州有唐鄭王疏屬之枝派父志祖榮俱不仕帝少孤有姊出家為尼出入徐溫家溫妻李氏同姓帝亦隨姊往來溫妻以其同宗憐其明慧收為養子居諸子之上名曰知誥 江南野錄先主名昪字正倫朱梁統制天下楊行密哥據江湖南大將徐溫出師濠上見先主攜歸為子遂用已姓吳主委政先主遷左僕射遂受吳禪奉吳主為讓皇義父溫為武王改元昪元復姓李氏 蜀後主寶錄唐嗣薛王知柔為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流落江淮遂為徐溫養子 後村詩話李烈祖為徐溫養子年九歲詠燈詩云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徐不復以常兒待之 王壺清話先主昪字正

倫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元孫其父志去宗室懸遠遂飄遊他郡爲徐州判官安貧謹厚喜佛書多游息佛寺號爲李道者主以光啟四年生于彭城會天下喪亂因轉從濠梁家貧二姊爲尼吳武王楊行密克濠梁主爲亂兵所掠時尚幼行密見而奇之育爲已子長子楊渥驕很恣横多淩之行密慮爲渥所害謂大將徐溫曰此兒異常吾深愛之慮失保佑汝無子可賜汝養之溫得主致保姆命師傅鞠育異之　及壯身長七尺廣顙隆準爲人溫厚有謀　馬令南唐書逮壯身長七尺廣顙隆準精彩鑠人語聲清暢常緩步行從者淵步不能及相工云此龍行虎步也　陸游南唐書帝事溫盡子道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及長身七尺方顙隆準脩上短下語聲如鐘精彩鑠人常緩步而從者疾行莫能及溫有疾與其婦晨夜侍不旁不去　溫益愛之行密亦謂溫曰知誥儁傑諸將子皆不逮也　江南野史烈祖姿貌瑰特目瞬如電語言厚重望之儼人　玉壺清話及長身長七尺坦顙隆準神彩鑑物雖緩行　從者淵步追之不及相者曰正所謂龍行虎步也　瞻視明燦其音如鐘嘗泛舟渡淮暴浪中起舟人合噪喧號無制主舉聲指畫響出

數百步外兩岸皆開爲吳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昇以功拜昇州刺史馬令南唐書從溫攻伐身先士卒

陸游南唐書天祐六年六月自元從指揮使遷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治戰艦于昇七年五月授昇州副使知州事九年副柴再用行平宣州以功遷昇州刺史

玉壺清話天祐中童謡曰東海鯉魚飛上天蒜謂主素育於徐氏後竟復唐姓一狂僧走金陵城中猖狂荒急每見人則尋飛龍子凡十餘年逮主來爲昇州刺史狂僧見之乃不復尋矣靑箱雜記李昇先爲徐溫養子目徐姓名乃知謡爲昇州刺史童謡曰東海鯉魚飛上天後竟卽僞位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爲戰守昇獨好學接禮儒者馬令南唐書曾崇範廬陵人也篤丁新不屬而讀書自若烈祖初建學校亂世典籍多闕昇求諸郡崇範雖貧九經子史世藏于家刺史賈皓就取進之薦其名不報皓以已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世治藏於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估直以償耶御之皓謝曰俗吏淺

濁以遺先生差不然何以見高義會皓赴闕與崇範俱
至金陵表薦之召試東宮授太子洗馬復守廉儉唯食
月俸其餘四時錫賚非次優與拜而辭取悉班諸
親舊之貧者元宗卽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於任
能自
勵爲勤儉
清異錄江南烈祖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蠟灌
以烏臼子油但呼烏舅案上捧燭鐵人高尺
五云是楊氏時馬廄中物一日黃昏急須燭與小黃門
掇過我金奴來左右竊相謂曰烏舅金奴正可作對
以寬仁爲政民稍譽之
陸游南唐書時江淮初定守令
皆武夫專事軍旅帝獨褒廉吏令
課農桑求遺書招延四方士大夫傾身下之雖以節儉
自勵而輕財好施無所愛吝以宋齊邱王令謀王翃主
論議曾禹張洽孫傷徐融爲賓客馬仁裕周宗曹悰爲
親吏 王壺清話時江淮初定守宰者皆武夫卒以兵
戈爲急務主獨好文招儒素
督廉吏德崇著立物情歸矣
徐溫鎭潤州以昇池等六
州爲屬溫開昇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
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昇潤州刺史
釣磯立談自揚
氏奄有江淮其

牧守多武夫悍人類以威驁相高平居齋几之間往往以斬伐爲事至有位居侯伯而目不識點畫手不能捉筆者及烈祖以軍功牧昇州初以文藝自好招徠儒俊共論治體總督廉吏勤恤民隱由是遠邇宅心以爲巳歸義祖聞之自京口往視其所爲見其城隍浚整樓堞完固府署中外肅肅咸有條理遂自徙治而居之更以京口付烈祖時金陵之民頗懷其惠莫不心 昇初不欲浙氣沮但逼迫義祖之威而無敢建白者

往廣求宣州温不與旣而徐知訓爲朱瑾所殺温居金陵未及聞昇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卽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馬令南唐書馬仁裕字德寬北平王燧之後遇亂徙居彭城世爲將仁裕母方娠夢人謂曰北平來歸及生有紫氣滿庭數歲學兵書若成誦然初同用宗給使烈祖左右小心敏幹署爲右職烈祖移鎮潤仁裕監蒜山渡首聞朱瑾之亂馳白烈祖卽日以州兵渡江定亂烈祖得政基於此也以功拜左領軍將軍烈祖以女妻之是爲興國公主遂得政馬令南唐書時温嫡子知訓爲淮南節度副使秉國政知誥至京口

不樂既而知訓爲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知誥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爲淮南節度副使溫至以次子知詢等皆少用知誥猶愈於他人因留輔政宋齊邱曰潤州之命實天贊也 陸游南唐書十一月加檢校司徒始城昇州十四年五月城成溫來觀喜其制度壯麗徙治焉而以帝爲檢校太保潤州團練使帝本意在宣州不悅時溫子知訓以內外兵馬都軍副使專制揚氏驕淫失衆宋齊邱納說曰知訓且莫且敗是行天所贊也十五年朱瑾殺知訓馬仁裕自蒜山渡馳告帝帝即日帥師人廣陵定亂遂代知訓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勤儉寬簡盡反知訓之政上下悅服 五代史補李昇本爲徐溫所養溫殺張顥權出於己自稱大丞相中書令都統及出居金陵以嫡子知訓爲丞相昇爲潤州節度昇始爲宣州忽得潤州甚怏怏將自溫辭之宋齊邱素與昇善因謂昇曰知訓驕倨不可大用殆必有損足焚巢之患宣州去江都遠難爲應潤州方隔一水儻有急則可以立功慎勿辭也昇聞之釋然遂行至潤州未幾知訓果爲朱瑾所殺是夜江都亂火光亘天昇望之曰宋公之言中矣遂引軍渡江盡誅朱瑾之黨後解甲去備以待

徐温之至温且喜且怒謂昇曰猶幸汝在潤州不然吾家大事之將去矣汝于兄弟中有大功者耶卽日用昇爲左僕射知政事以代知訓昇善於撫禦內外之心翕然而歸之故徐温卒未幾而江南遂爲昇所有先是江南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東海卽徐之望也鯉者李也蓋言李昇一旦自温家起而爲君爾初昇既蓄異志且欲諷動僚屬雪天大會酒酣出一令須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時齊邱徐融在坐昇舉杯爲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邱曰著屐過街必須雍齒融意欲挫昇等遽曰是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是夜收融投于江自是與謀惟齊邱而已 釣磯立談初烈祖雅不欲方之行句爲宣城而義祖不之許尚遲回若有所待客朱有宋齊邱者私勸烈祖曰昔項羽叛約王沛公以漢中之地時皆以爲失職左遷唯蕭何贊之以爲語有天漢其稱甚美今明使君中有大志而忽得京口其名殆不可失也且西朝拱已知訓童昏老臣宿將不甘其詬辱度其勢亂在旦暮蒜山之津曾不一昔而可以定事更捨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卒度歲月其亡可聊奈何烈祖驚起執其手曰善哉子爲非吾子吾無所聞之中夕促駕而之官其在京口政猶金陵也居無何朱瑾殺知訓

廣陵大亂烈祖以兵宵濟朝不易位而中外晏如遂代知訓執政柄霸圖兆於此矣　五國故事溫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廣陵政事爲朱瑾所殺即日其事聞于潤州知誥謀于宋齊邱邱曰請明公即日渡江度其事仍馳聞令公則政事之任歸公矣不然令公當以諸子人代明公無望矣知誥立從之溫聞知誥已入遂因而許之　昇事徐溫甚孝謹溫嘗罵其諸子不如昇　五國故事知誥既代知訓以厚重清儉鎮其時俗溫嘗入覲泊知誥第侍奉彌謹溫謂弟子曰事在二哥矣　江南野史先主十餘歲溫知其必能幹事遂試之以家務凡食邑采地夏秋所入及月俸料或須賜物段出納府庫雖有專吏主職先主能於晦朔總其支費存留自緡疋之數無不知其多少及四時伏臘薦祀牲醪饌餚蒸賓客從吏之費粲量皆中其度逮嬪婢嫈姹寒燠衣御純綺幣帛高下之等皆取其洽家人之屬且亡間言　諸子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召昇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覺之酒至昇以手爪掐之昇悟起走乃免

後昇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于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其謀告昇馬令南唐書知諫溫第四子也爽悟喜文徐氏諸子知諫最爲雅循初知訓輒政無所醞藉溫留知諫陰助之諸將常惡知訓陵已而以知諫爲長者烈祖自潤州入覲知訓會飲山光寺是日知知訓大沉酗決欲害烈祖知諫以謀告烈祖烈祖獲免昇起遯去知訓以劍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于中塗而還給以不及由是得免馬令南唐書及知訓死溫意潤州預謀就知訓廨有土室繪畫溫象身被五木諸弟皆執縛受刑而畫知訓冠冕正座皆署其名溫見之唾曰狗死遲矣知誥因得疏其罪惡由是內外全活者甚衆而死者猶數家知訓與僧脩睦親狎得僞讖數紙皆脩睦手書溫求脩睦殺之後昇貴以彥能爲撫州節度使馬令南唐書刁彥能上蔡人也父禮遇亂徙居宣城彥能少孤貧事母以孝聞初隸節度使王茂章爲親兵茂章叛入越彥能當從使家人扶其母俟於路彥能至抱母泣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從公戊章許之乃

馳入宣州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劒招之紿曰我從王府來爾輩無動大軍且至矣衆信之稍定義祖闔而嘉之以爲軍事校使屬徐知訓恣橫彥能每以書切諫雖不見納亦常寵遇牙將馬謙帥衆刼吳主登門欲誅知訓朱瑾麾兵卻之彥能手劒斬謙知訓忌烈祖每欲加害嘗召烈祖飲伏劒士於室中彥能行酒以手掐烈祖而推之烈祖悟起去又嘗從知訓會烈祖于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沉酣決欲害烈祖徐知諫以謀告烈祖烈祖乃奔知訓授彥能劒使追殺之及於中塗彥能舉劒揚袖以示烈祖還紿以弗及既而朱瑾殺知訓義祖稍知其罪惡將吏多被譴責見彥能諫書善之復使事知諫於潤州烈祖受禪召入禁衛敘其舊恩遷天威軍都虞侯左衛使元宗即位出爲饒信二州刺史建州平後撫州節度使彥能喜讀書委任文吏郡政脩理亦好篇詠嘗與李建勳贈荅建勳奏之元宗笑曰吾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脩嚴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周宗何敬洙皆故人也每飲酒嘗蓬首裸袒彥能在座則皆儼然卒年六十有八 陸游南唐書才彥能烈祖代吳入爲環衛還至天威軍都虞候左衛使金陵數大水秦淮溢東關尤被害彥能請築隄爲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元

宗嗣立出爲饒州節度使徙信州又徙建州畱後撫州節度使知訓之用事也嘗凌弱楊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王壺清話徐知訓爲淮南節度使驕侈淫虐爲朱瑾所殺一方甚擾主亟往代之悉反其治謙寬惇裕初知訓已忌主之能每欲加害嘗開宴主預坐伏劍士於室才彥能行酒以爪掐主主佯吐茵而起偶免之後又飲於廣陵城東山光寺會主主適自京入覲亦預焉知訓狂醒決欲害之其弟知諫白於主遂鞭馬急奔知訓不逞授劍與彥能俾急追之彥能及於中途但舉劍揚袂遙示之及河而止以奔騎難追爲白追知訓遇害也其父溫方知其惡將吏盡被黜責及昇秉政欲收人心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邱駱知祥王令謀等爲謀客五代史補宋齊邱豫章人父嘗在鍾傅幕下齊邱素落魄父卒家計蕩盡已在窮悴朝夕不能度時姚洞天爲淮南騎將素好士齊邱欲謁之且囊空無備紙筆之費計無所出但於逆旅杜門而坐如此殆數日鄰房有散樂女尙幼問齊邱日秀才何以數日不出

齊邱以實告女歎曰此甚小事秀才何客一言相示耶乃惠以數緡齊邱用市紙筆爲詩咏以投洞天其畧曰某學武無成攻文失志歲華蹭蹬身事蹉跎胸中之萬仞青山壓低氣宇頭上之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步陵遲皇綱廢絶四海淵黑中原血紅挹飛蒼走黃之辨有出鬼没神之機洞天怒其言大不卽接見齊邱窘急乃更其啟翌日復致其畧曰有生不如無生爲人不若爲鬼又云其爲誠懇萬端只爲飢寒兩字洞天始憫之漸加以拯救徐溫聞其名召至門下及昇之有江南也齊邱以佐命功遂至將相乃上表以散樂女爲妻以報宿惠許之

西溪叢話紹興壬子夏隨侍先公應副都督駐軍建康寓保寧寺登鳳凰臺有小碑在亭上云五言三十韻詩一首題鳳凰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鄕貢進士宋齊邱上嵯峨壓洪泉岝崿撐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不鑿上有布政臺八顧皆城郭山蹙龍虎健水黑螭蟠作白虹欲吞人赤驥相搏攫畫棟泥金碧石路盤蛲埆倒挂哭月猿危立思天鶴綮泡蕢蛟龍栽桐棲鷟鸑梁間燕敎雛石罅蛇懸殼養花如蕢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掃地驅塵埃剪蒿除鳥雀金桃帶葉摘綠李和皮嚼貞竹無盛衰媚柳先搖落塵

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芙蓉如佳人回首似調謔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脚夜半鼠窸窣天陰鬼敲椓松枯不易立石醜難安若自憐啄木烏去蠹終不錯晚風吹梧桐樹頭鳴嘌嘌嶷嶷江令石青苔何淡薄不語興亡事舉首思渺邈吁哉未到此穢劣同尺蠖籠鶴羨鳧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槪橐籥往往獨自語天帝相唯諾風雲偶不來寰宇銷一略我欲烹長鯨四海為鼎鑊我欲取大鵬天地為網繳一安得長羽翰雄飛上寥廓後題云前朝天祐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題後唐昇元三年二月八日奉勅勒石崇英殿副使知院事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王紹顏奉敕書銀青光祿大夫兼監察御史王仁壽鐫大宋治平四年九月望日重摹上石後數月一夕風雨亭頹倒石斷裂據湘山野錄載宋齊邱相江南李先主璟二世皆為左僕射璟愛其才而知其不正嘗獻鳳凰臺詩中有我欲烹長鯨四海為鼎鑊我欲羅鳳凰天地為網繳之句皆欲飆其跋扈也而主終不聽不得意上表乞歸九華其略云千秋載籍願為知足之人九朶峰巒永作乞骸之客主知詐也試考之先主昇舊名知誥為徐溫養子以天祐九年遷昇州刺史姚洞天薦宋齊邱於先主齊邱因於逆旅

鄰娼魏氏女竊略遺數縉獲備管幅遂克投贄一見先主賓之以國士今觀題鳳臺山亭子詩陳獻司空乃鄉貢進士時豈當時所投贄之時乎後題天祐八年恐記事者差一年也齊邱後事先主爲相至嗣主時爲太傅多植朋黨以專朝權躁進之士多附之陳覺李徵古之徒恃其勢猶驕慢徵古嘗勸嗣主因天變遜位齊邱賴陳喬以爲不可嗣主乃止鍾謨以李德明之死怨齊邱及奉使歸唐以陳覺屬周帝之命斬嚴續事言于唐主唐主命殷崇義草詔暴齊邱等事聽歸九華舊隱官爵悉如故後命鍼其第穴牆給食齊邱嘆曰吾嘗謀讓皇族于泰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謚曰繆醜野錄載其跋扈主終不聽上表乞歸九華謬矣

士有羈旅于吳者皆齒用之

馬令南唐書史虛白山東人世儒學與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因熙載渡淮間宋齊邱總相府事虛白放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齊邱欲窮其技因宴寮屬而致虛白酒數行出詩百詠俾賡焉恣女奴玩肆多方撓之虛白讀已獻酬筆不停綴衆方大驚及見烈祖說之曰今據江淮摘煑山海人民豐阜咸若洛之地陛下之先業世亂久矣人思舊德反旆長驅易若屈指烈祖雖善其說然以初基

方輯睢鄰境未暇北顧乃署郡從事虛白恥其初言之
失意頗不平遂南遊廬山以詩酒自娛元宗即位韓熙
載薦之召見問爲治之理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
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辭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眞處士
也賜田五頃遣還及晝江爲界虛白爲割江賦以諷云
舟車有限公汀島以俱閑魚鼈無知尚泮游而不止元
宗南遷至星子渚復召至問處士隱居有所得乎對曰
臣得漁父一聯云風雨撥卻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
久之復賜粟帛遣歸卒于家年六十七陸游南唐書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
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江南野史虛白者山東人
世習儒學長而富文與昌黎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
原多事遂相與渡淮會先主輔政偕詣建康聞宋齊邱
總相府事虛白乃放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齊邱聞而恨
之然欲窮其伎乃命寮屬燕之以倡樂賦之以牋翰使
木奴索諷弄多方撥之虛白談笑獻酬已貽他和口手
應接曾未暫滯衆不能屈乃延語政治多引湯武伊呂
之說齊邱之志乃霸術以虛白爲迂畧機務乃引見先
主說之曰今君據有江淮摘煑山海人庶咸阜京洛之
地君家先業今且亂離人思舊德君苟復之易若屈指

先主雖喜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鄰境未暇他顧與韓
熙載並署州郡從事聊以羈縻俟更大用而虛白意頗
不平恥其初言失因褒博衣帶縱纖南遊至廬山與佛
老之徒耽翫林石以詩酒自娛不干世務久之嗣主即
位韓熙載薦之詔至金陵命登便殿燕飲與之計事虛
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辭
溺于階側嗣主曰眞處士也遂賜田五百石還迨十年
嗣主幸南昌旣至星子渚復使召至問曰處士隱居必
有所得乎對曰近得漁父一聯乃命誦之虛白曰風雨
揭卻屋全家醉不知嗣主聞之爲之變色賜粟帛遣還
未幾而卒有二子次舉進士長早喪孫溫咸平中擢進
士第　馬令南唐書高越燕人也少舉進士淸警有才
思文價藹於北土時咸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
慧善屬文時稱女學士越聞而慕焉往謁文進文進以
妻之晉高祖即位文進南奔越與之俱來初投鄂帥張
宜久不見知越以鷹詩諷之曰晴空不礙摩天翮未肯
平原淺草飛遂至金陵烈祖愛其詞學時齊國立制凡
禱祠燕餞之文越多爲撰之烈祖受禪累遷禮部員外
中書舍人保大中諸將取潭衡舉朝稱慶越謂潭衡一
時之凶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善守爲難旣而進兵

于衙遂殺王建期進攻漳州邊鎬遯歸諸郡皆降舉無遺策是時越與江文蔚俱以辭賦知名故江淮士者品論人物皆以越為首稱　陸游南唐書高越字沖遠幽州人精詞賦有名燕趙閭盧文進鎮上黨具禮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從安州越又從之遂為其掌書記文進仲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為秘書郎烈祖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者越上書訟之黜為蘄司士參軍語在文進傳就遷軍事判官與隱士陳曙為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仍徙廣陵令還判吏部歷事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詞采溫麗元宗以為稱職不徙官者累年後主立始遷御史中丞勤政殿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脩國史卒年六十二諡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為給葬費世歎其清兄子遠字攸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為人吏雅沖淡而遇事有奇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禪招來四方秀傑得遠以為秘書省正字保大初遷校書郎兼太常脩撰遂為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戎府書

擢歷禮部員外郎樞密判官侍御史知雜史館脩撰起居郎知館事遂爲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尙書陳濬脩吳史未成而卒其後領史職者多貴游或新進少年纂述吳殆廢遠自保大中預史事始撰烈祖實錄二十卷敘事詳密後主嗣位遠猶在史館與徐鉉喬匡舜潘佑共成吳錄二十卷遠又自撰元宗實錄十卷未及上會屬疾取史稿及它所著書凡百餘卷悉燔之卒年五十七贈給事中謚曰良後主欲脩國史訪稿於其家無復在者遠有精識方邊鎬入潭州湖南悉平百官入賀遠獨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聞者愕然以爲過及後如所料乃皆服其先見　南唐近事

高越燕人也將舉進士文價藹然器宇森挺時人無出其右者鄂帥李公賢之待以殊禮將妻以愛女越竊喻其意因題鷹一絕書于屋壁云雪爪星眸衆鳥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遂不告而去後爲范陽王盧文進納之爲壻與王南歸烈祖累居清顯終禮部侍郎與江文蔚俱以詞賦著名故江南士人言體物者以江高爲稱首焉　馬令南唐書

汪台符歙州人也能文章通古今有王佐才聞烈祖移鎮金陵台符上書陳民間利害十餘條大率以富國阜民

爲務烈祖善之而宋齊邱疾其才高屢爲詆訾台符由
是不平齊邱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誚之曰聞足下齊大
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稱字齊邱大憇吹字子嵩因使視
信誘台符乘舟痛飲推沉石城蚵蛂磯下昇元中限民
田物畜高下爲三等科其均輸以爲定制又使民入米
請鹽貨蠲有征稅舟行有力勝皆用台符之言 陸游
南唐書汪台符歙人能屬文烈祖初嘗上書論事台指
宋齊邱頗抑之台符貽齊邱書誚其疾已才齊邱大怒
密使人誘台符乘舟痛飲至石頭蚵蛂磯下沉殺之
汪台符歙州汪王廟記天不欲蓋地不欲載兩曜不欲
疑萬根不欲生玉石一塵愚賢一血則神人不得不降
聖人不得不作我唐不得不興越公不得不起起而不
生進退存亡者越公得之矣隋鹿無主羣雄卒舞公嬌
翅一鳴聲著千古提山樹海沃沸墳危掃平反側之源
歸我唐虞之際武德四年高祖下制曰汪華往因離亂
保據州郡靜鎮一隅以待寧晏識機慕義遠送款誠宜
從寵授以方牧可使持節歙宣杭睦婺饒等六州諸
軍事感天人知已瞻玉闕言懷龍翊一沉死而不朽貞
觀二十三年也有棠樹之詩無良人之嘆固得父老請
建祠堂在廳之西大歷十年刺史薛邕遷于烏聊東峯

元和三年刺史范傳正又遷于南阜卽今廟是也中和
四年刺史吳公圓克荷冥應復脩棟宇迄今司空潯陽
公景蔡英塵經始靈宮凡三遷飾物不告勞民惟求舊
濟於時死於國功宣敬化則祭之其餘不在祀典狄梁
公按察江淮焚淫祠七百所朝野麗之所謂能執于戈
以衛社稷越公欲蓋而彰雖焚不可得矣且湯不乾堯
不濕曷顯聖人之政唐歷十有九帝二百八十年其時
問有　　僕醉網破王化洎信皇歲庚子盜起曹南逆
塵犯狎我淮王大叶義聲千里奔命宣池濠壽滁和九
郡統我馬筆分我君愛苟無將將之雄莫破錚錚之膳
我司空潯陽公獨危仁義禮樂餌舒池常潤於斂最爲
政第一慰本城之人築久常大本豈矜莊嚴一祠企望
六部直在乎開物成務民金石者也台符越公之裔
潯陽之吏祖能神主能遺辭或不直作神之羞辱主之
命召我邦人同歸典實賢可與言文論政矣龍集壬戌
十二月十有一日謹記　庶馬令南唐書江夢孫字聿脩
潯陽人也博綜經史儒行高潔烈祖輔政辟置門下薦
爲秘書郎久之夢孫自陳迂儒無所禪益且平生讀書
意在施惠於民而後已因求一縣以自劾烈祖日縣邑
非所以優賢者不許固求之乃補天長令烈祖召之從

容示以官誥指庭下地日今日受此明日即趨走於彼
矣如何夢孫日苟遂素志無恤其他乃授之至縣吏告
日正廳甚凶前令居之鬼怪畢見請陳設便廳夢孫固
不可日長吏不居正廳非禮也禮上之夕若數十人候
倒几案叫嘯甚喧夢孫從容整衣冠視日夢孫爲縣令
合居此廳爾爲鬼神應有祠宇邱墓安得爭此即命復
陳設如初自此寂然無患後人安之其治以簡易仁恕
爲事邑人大悅踰年稱疾求歸田里躬勤耒耜事繼母
甚謹每晨夜具潔服問安傳膳訖乃集諸生講禮朝廷
累召不起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陸游南
唐書江夢孫還家事繼母盡孝早暮潔衣冠視膳羞母
食既徹爲諸生講禮凡至疑義輒斂衽日此先儒猶
多異同夢孫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 江南野
史江夢孫見官槽有馬因問之左右對日昔部民競之
躬按道理各有所據前政未能區別遂繫于官且二年
矣夢孫日今固亦爾吾聞管仲之馬識道王忳之馬知
其故第遂命二馬至於郊外放而視之任其所如其馬
久麻棧皁偶解羈束遂奔數十里果入一主之家其訟
遂息先主聞之彌加敦獎未幾稱疾而罷先主日夢孫
果脫宰字之畢不能久居乃命代還有老幼遮道泣留

迨十數里至都一旦辭歸鄉里先主固留不止既還家門生弟子復至乃卒身耕稼躬事繼母旦則冠帶既入門溫凊親饋飲饌退更常服力操耒耨耘暮而歸易衣侍膳畢然後就庠序集門生弟子說經義如故而時有生徒請言曰吾聞詩者經聖人所刪致遠而泥然其問何謂兄弟鬩于牆如是則聖人使人鬩于內而後禦其止于外恥夢孫徐而荅曰大哉子之問乎此疑爲閱字似非爲鬩當時孫竹簡訛缺傳之者誤亦猶春秋書閏月之義也又拱而立曰夢孫昧學不敢輕議其旨諸生宜自取其長焉其爲人敦護謙下有如是者時其號爲搢紳先生一門敦睦如一子孫學業各授一經孝禮兼持江右稱之爲最卒年八十有五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幾千人而服縗絰徒跣者百許嗣主聞之美其才茂德逸故贈國子司業優賜葬物其後門人弟子仕顯達者大半初夢孫解職而歸有羣盜謂有貲鏹遂掠其家夢孫聞其至乃巾帶迎候使烹大豕爲設飲食于盆盎中疑其鴆不食乃對之先飲七甌及啗數臠然後與之食畢罄室所有寒煥衣襦爛袍器皿之類盡罄之既行見一鼎蓋尚在夢孫曰彼若遺此乃爲不具之器遂遺與之盜皆驚歎而曰吾輩小人實輕瀆君子是夜還其所剽之物於門外而

去夢孫葳戶見之一無所失焉　玉壺淸話廬山布衣
江夢孫淸陽人博綜經史孝弟介潔不妄語不隱已過
李主召至門下爲國子司業一旦面陳曰迂儒無所補
平生讀書意在惠民空言無益願求一官以自劾主曰
胡爲卑飛自責其節耶固不許固求之補天長縣令以
官誥示之曰授告罷與君無資友之容指其庭曰此地
郎君敍版趙伏之所也君第廿乎夢孫曰茍遂素願無
悼其他乃授之至治所其吏白日正廳凶惡自來邑令
居之怪異不得其終已陳設便廳矣江固呵曰長民不
踞正廳非禮也旣上事久之果有妖物嘯梁仆瓦喧號
萬狀羣吏伏匿江整衣焚香奠酒語鬼曰僕爲令合居
此廳君等有祠堂林麓安得居此耶吾行已不欺闇室
無懼君輩此處必有祀典尊神吾當告之語訖移榻就
寢高枕而臥寂無見聞後視事奉以簡易仁恕爲理民
士愛之甫及滿任解秩歸田縣人緣河泣涕挽舟酤酒
凡不絕者三日主聞之嘉歎不已手批委曲以美爵誘
之悖勸再任堅然不起耕田侍母氏暇則以經術課諸
生及子直木後爲員外郎　南唐近事江都縣大廳相
傳云陰有鬼物所據前政令長升之者必爲瓦礫所擲
或中夜之後毀去案硯或家人暴疾遺火不常斯邑皆

相承居小廳蒞事始獲小康江夢孫聞之嘗慎其說然夢孫儒行正直衆所推服無何自秘書郎出宰是邑下車之日升正廳受賀訖向夜具香案端笏當中而坐誦周易一遍明日如常理事蔑爾無聞自始來至終考莫覩怪異後之爲政者皆飲其惠焉

陸游南唐書喬匡舜字亞元弱冠能屬文以典膽稱烈祖輔吳用爲秘書省正字開國宋齊邱辟置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邱喜人訣已而匡舜員率故雖賞其文藝末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嘗詔公卿舉可親民者意齊邱且舉匡舜奏上竟不及烈祖喟然謂常夢錫曰吾不意其捻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邱每相語日宋公謨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邱出鎮豫章始表爲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爲駕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親率六軍拒之匡舜上疏切諫帝怒坐以沮國動人心流撫州然亦卒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復起爲司農少卿歷殿中監脩國史給事中兼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史輩五人多久滯名場者時稱得人而少年輕薄子嘲之謂之陳橘皮牓遷刑部侍郎老疾乞骸骨歸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開寶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玉壺清話王彥儔上蔡人五代

之際爲一本郡軍校材質雄偉剛毅有謀勇冠羣卒久欲奮發而爲一無其端一旦同列輩五六者語彥儔曰天下紛紛能者可立吾輩何忍端坐以溫飽自墮耶可相共起事以圖富貴乎彥儔私自計曰此六人者死氣可侵而是爲我啟迹也遂許之曰吾今夜正當宿直君輩可持短兵入吾奉爲內應富貴之來不出今夕六人者喜是夜皆至彥儔伏甲於內盡殺之持其首詣閤泣告刺史曰巡警無狀致姦盜竊發已伏其罪矣願公親出以撫衆刺史驚喜而出方慰勞次彥儔立斬之遂據上蔡明日籍其六家郡中震恐無敢動者後朝廷力討之勢不能守奉其母奔金陵郡李先主特喜其來至其家親拜其母以彥儔爲和州刺史

嘗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婚喪匱乏者往往賙給之

文獻通考吳徐知誥爲淮南帥以宋齊邱爲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民甚病之齊邱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斂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人口錢自餘稅悉收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稅三十知誥從之由是曠土盡闢國以富強　又吳徐知誥用歙人汪台符之策括定田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官授鹽二斤謂之鹽米入倉則有廢米

盛暑

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卻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遙秉大政而吳人頗已歸昇馬令南唐書越人寇毗陵溫伐越知誥以王府兵會戰於無錫前軍敗賊乘之甚急溫暴得熱疾不能治軍知誥率所領疾戰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越人棄輜重夜遁時四境底定惟越人爲梗因此請平而兵甲遂戢　江表志累典郡符溫爲丞相封齊王出鎮金陵詔帝在都執楊氏政事帝沈機遠略莫知其際折節謙下中外所瞻總及弱冠即秉大權揚都浩繁之地海內所聞率由儉素無所躭溺內輔幼主外翊義父延楊祚十餘年帝之力也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政事馬令南唐書武義元年拜左僕射知政事漸復朝廷紀綱脩典禮舉法律以抑強暴中外謂之政事僕射玉壺清話明年建吳國以主爲左僕射參大政於是百姓始得投戈息肩時四境雖定惟越人爲梗主不欲黷武專務安輯遂許和好戢兵薄賦休養民力山澤所産公私同之戢擾吏罷橫斂中外之情翕然依附雖剛黠很愎者率亦馴擾所統僅三十餘州爲太平之世者二

十年置延賓亭待四方豪傑無貴賤之隔非意相干者亦雍容遣之漂泊羈游輩隨才而用之縉紳之後窮不能婚葬者皆與昇之義父溫雖鎭金陵凡朝政但總大綱而已臺閣庶政皆主決之

溫行軍司馬

徐玠數勸溫以己子代昇

馬令南唐書徐玠字蘊珪彭城人也敏幹有辭辯事郡帥崔洪爲軍吏與洪同歸于吳吳武王署玠爲權料使拜吉州刺史貪很不治罷之徐義祖出鎭潤昇辟玠行軍司馬性詭佞善揣人意會烈祖輔政人望頗歸玠諷義祖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可假於異姓宜以嫡子代之溫即遣其子知詢入廣陵將代烈祖輔政會溫暴卒知詢還金陵拜昇州節度使如溫之制所爲多不法玠知其必敗反自結於烈祖烈祖出鎭金陵仍以玠爲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晟首贊禪代遂拜右丞相出鎭宣州玠妻楊吳武王女也先適宣州節度使李遇之子義祖攻宣州族誅遇楊以王女免更適玠至是玠得宣州楊感憤卒玠連鎭宣洪二郡皆以貪濁爲理營求百端人多鄙之罷鎭復相位拜司徒兼侍中特以舊人崇其虛名實不與政好脩養服餌常以賤價市丹砂之最下者其鄙嗇如此　陸游南唐書徐玠初爲小校以幹敏

稱及治郡貪猥不治烈祖輔政罷之而義祖悅其善事人引以爲副使遂見親狎玠挾宿怨且希義祖意每與嚴可求言烈祖疎財結士不宜久執國權請以嫡子知詢代之事垂行而義祖殂知詢繼立玠本詭譎多智善揣摩非能爲徐氏計也釣磯立談徐丞相玠反覆於楊李之際竟以恩澤自固累臨方鎮卒以貪濁聞其性本好神仙頗脩服餌之術然乃以賤價市丹砂之下服者以充其用

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昇秉政會溫病卒知詢奔還金陵玠反爲昇謀誣知詢以罪斬其客將周廷望以知詢爲右統軍

馬令南唐書溫行軍司馬徐玠勸溫以已子代知誥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知誥秉政會溫病卒知詢奔還金陵嗣溫爲節度使諸道都統所爲多不法常謀知誥知誥使諭之入朝遂留爲左統軍　五國故事知誥之兄知詢以徐溫既卒乃代爲金陵節制爲政暴急仍與知誥爭權知誥遂給以楊氏將申輔相之命使知詢入朝至處環衛之列　玉壺清話金陵司馬徐玠者性詭險深忌於王屢諷溫曰輔政之權不宜假也請以嫡子知詢代之以收

其勢主知之連上疏求罷政事表將上會温卒知詢果襲之所爲不法不久亂萌已兆主使諭之亟令之入朝以避蕭牆之禍朝廷以爲左統軍悉罷兵柄鈞璣立談烈祖執政柄時義祖忌之將政以知詢爲代中外炭炭人無固志宋齊邱夜召知術者劉通微同宿而徵其事坐久聞鼓聲通微投袂而起曰子嵩事必中變政事僕射安若泰山不足多慮也彼懷惡志者自當受禍金鼓之聲斯斯然殆有大喪與夕未曙捷步至白義祖死矣楊溥僭號拜昇太尉中書令大和三年出鎮金陵如温之制

陸游南唐書吳王建國以帝爲左僕射參政事國人謂之政事僕射乘剣而亂之後曾未期歲紀綱憲度粲然並舉温雖遙執國政而人情頗已歸于帝有徐玠者事温爲金陵行軍司馬工揣摩捭闔密説温日居中輔政豈宜假之他姓請更用嫡子知詢帝刺知皇恐表乞罷政事出鎮江西表未上而温疾亟遂止温卒知詢嗣爲金陵節度使諸道副都統數與帝爭權帝乃使人誘之來朝留爲左統軍悉奪其兵而帝以太尉中書令出鎮金陵如温故事後山談叢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宴居也世以爲元宗書殿誤矣趙内

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三千條卷有建業文房之印後有主者皆牙校也晉其子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邱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江南錄時先主權位日隆中外皆知有代謝之勢而以吳主恭謹守道欲待嗣君先主次子景遷吳主之壻也先主鍾愛特甚齊邱使陳覺爲景遷教授爲之聲價齊邱參決時政多爲不法輒歸過于嗣主而盛稱景遷之美幾有奪嫡之計所以然者以吳主少而先主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授於景遷易制已爲元老威權無上矣此其日夕爲謀也先主覺之乃召齊邱如金陵以爲巳之副遙兼申蔡節度使無所關預從容而已四年封昇東海郡王五代史昇前夢溫負登山逾年溫卒昇乃僞授輔政興邦功臣知內外左右事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中書令宣城公昇自平朱瑾之亂遂執吳政天成四年僞吳改大和元年是歲昇出鎮金陵尋封東海王昇照鑑見白鬚顧其吏周宗嘆曰功業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南唐近事烈祖輔吳之初未踰強仕元勳碩望足以鎮時靖亂然當時同

立功如朱瑾李德誠朱延壽劉信張崇柴再用周本劉金張宣崔太初劉威韋建王綰等皆握強兵分守方面由是朝廷用意牢籠終以跋扈爲慮上雖至仁長厚猶以爲非老成無以彈壓遂服藥變其鬚髮一夕成霜泊歷數有歸讓皇內禪諸藩人觀竟無異圖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邱謀禪代齊邱以爲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人昪黜宗爲池州刺史馬令南唐書周宗字君太秣陵人也常給使烈祖左右署爲牙吏周多使喻旨四方儆於事任恩寵日洽義祖卒于金陵知詢謂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宗竪請知詢手札示信遣得故若帖書曰不必奔赴既而徐氏諸子來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若紙示之知詢配顏而已及烈祖鎮金陵宗爲都押衙烈祖位望已重常履嫌疑因理自鬚嘆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宗竊窺其意請如廣陵告宋齊邱以禪代之事齊邱手疏天時人事未可請斬宗以誠口烈祖懼欲斬宗而行軍司馬徐玠固爭得免黜于池州數歲復召如初既贊禪代畢遷樞密使宗亦淳謹自守而已初命文正爲烈祖幕賓而宗及馬仁裕皆從給使至是宗出鎮江州文

正猶爲九江巡官輒問宗曰馬押衙何在宗知其涼德
笑曰馬相公出鎮浙西久矣文正嘗預公宴俛首詐曰
下官飲量恭局令公素知之座皆愕然而宗不之罪其
寛厚頗如此連歷將相奉法術理然貴産巨億儉嗇愈
甚論者鄙之晋守東都以老病乞骸骨乃以司徒致仕
周兵初起而宗卒宋齊邱撫棺哭曰君太能黠來亦得
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娶繼室生二女皆國色
繼爲國后侈靡之盛冠于當時　陸游南唐書周宗字
君太廣陵人少遇亂孤窮事烈祖爲給使閑於擯相辭
令方時艱難每使四方輒稱職端敏可仗恩顧日洽烈
祖鎮金陵爲都押衙時用宋齊邱議迎吳讓皇都金陵
繕府治爲宮馬步都虞候蔡宏業爲宮城營奉使徙都
統府于古臺城使都欽練使孔昌祚營之都統府成凡
二千四百間環一千五百步烈祖已徙居且迎讓皇矣
宗請問曰若主上西還則公當東駕勞費方始怨嗟將
曰閤矣烈祖納之託以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業議論
齊邱始忌之一日烈祖臨鏡理自髮太息曰功業成而
吾老矣奈何宗適侍側悟微指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
禪代事亦請諭齊邱齊邱心忌大議自宗發及其將還
畱與飲酒而遣騎以手疏切諫烈祖得之大悔懼後數

日齊邱馳至金陵爲險語動烈祖請斬宗以謝國人烈
祖將從之徐玠固爭事乃已但黜宗爲池州副使玠又
與李建勳等言天人之望已集密定大計復召宗還舊
職烈祖受禪宗蹤進至內樞密使同平章事遷侍中時
以樞密爲內樞者避吳武王諱也烈祖嘗召宗及宋齊
邱馬仁裕宴于崇英院歎然道舊爲樂他將相莫預然
待宗尤親厚不甚以職務嬰之宗亦能澹然畏遠權勢
居家節儉俸賜皆積不用故齊邱黨雖口譏之不能害
久之乃罷爲江州節度使有俞文貞者早遊烈祖幕府
宗及馬仁裕皆趨走執事左右及宗出鎮文貞仕宦蹭
蹬猶爲其州巡官方旅見輒越次問日馬押衙亡恙宗
日馬相公已鎮廬州文貞顧同列匿笑而退他日預公
設宗勸以酒文貞俛首日下官小戶令公所熟知也聞
者大駭而宗怡然不動其寬厚如此宣州節度使入覲
賜宴元宗爲摺襆頭腳以表于禮復出留守東都周師
陷廣陵延魯自髡而逃見執殊周人束縛桎梏僅得免
死時人益以宗享福終始爲異俄而宗病卒年七十餘
齊邱時以太傅奉朝請撫其棺哭曰君太黠來亦得時
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二女皆爲後主后 玉壺清
詰主哼始專大任秉執益謹一旦臨鏡理白髭喟然嘆

曰丈夫此物懸於頷壯圖已矣時不待人惜哉有周宗者廣陵人少孤貧事主爲左右給事敏黠可喜聞主之歎請入廣陵告宋齊丘以禪代之事齊丘險刻忌其謀非己出手疏切諫言天時人事未可之際請斬宗爲謝主怒其專輒將斬之徐玠力援獲免後數年徐玠請禪之說行宗方復職後竟爲樞密使　南唐近事義祖堯于廣陵康王以下諸公子謂宗曰幸聞兄長家國多事宜抑情損禮無勞西度也宗度王非本意堅請報簡示信于烈祖康王以匆遽爲辭宗袖中出筆復爲左右取紙得故若紙帖乞手札康王不獲已作札曰幸就東府舉哀多壘之秋二兄無以奔喪爲念　又烈祖輔吳將有禪讓之事人情尚懷彼此悒悒不樂　周宗請之上曰吾夜夢爲人引劍斷吾之頸意所惡之　宗遽下堦拜賀曰當策立耳居數日而內禪　吳臨江王濛

者怨徐氏捨己而立溥心常不平及昪將謀篡國先廢濛爲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廬州節度使周本本吳舊將也聞濛至欲納之爲其子祚所止本曰

此吾故主家耶君也何忍拒之遽自出迎濛詐閉門遮

本不得出縛濛送金陵見殺五年昇封齊王馬令南唐書吳主僭

帝號改元乾貞知誥遷侍中中書令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潯陽公改封豫章公大和三年公出鎮金陵如溫之制以長子景通爲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以王令謀宋齊邱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公爲東海郡王五年進封齊王六年召景通至金陵爲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次子景遷爲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秉國政　陸游南唐書吳命帝開大元帥府置僚屬進封齊王用天子制度改名誥已而閩越諸國

皆遣使勸進昇謂人望已歸釣磯立談烈祖初得政盡反知訓之所爲接御士大夫曲加禮敬躬履素樸去浮靡而又寬刑勤理孜孜不倦是時方鎮窥伺事資彈壓烈祖視聽不妄指撝中節平居自號曰政政事僕射高位重爵推與宿舊故得上下順從人無異意齊臺之建羅宋齊邱徐玠爲左右丞相於其所居第旁創爲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遣人司守關徼物色北來衣冠凡形狀奇偉者必使引見語有可

米隨卽升用聽政稍暇則又延見士類談宴賦詩必盡歡而罷了無上下賤貴之隔以此二十年間委曲庶務無不通知興利去害人望日隆沈彬先輩獻山水畫障詩云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及將受禪頭陀茫志嵩賦月詩云徐徐東海出漸漸到亨衢此夜一輪滿淸光何處無槩以是言之人之與能也有自來矣是以吳　社遷換而國中夷然無異姓之戚蓋盛德之所移故也

江南野史初先主有受禪意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驚遠且召問將斬之云夜來偶得月詩先主令白乃曰徐徐東海出漸漸入天衢此夕一輪滿淸光何處無先主聞之私喜而釋之

詩史李昪竹詩曰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唐宣宗瀑布詩曰溪澗豈能畱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王霸之意已見

天祚三年建齊國置宗廟社稷以宋齊邱徐玠爲左右丞相

五代史至清泰二年改天祚元年其年以金陵爲齊國封昇爲齊王乃追謚溫爲忠武王廟號太祖昇又進位太尉錄尚書事畱鎭金陵以其子景總政于揚州未幾僞加昇九錫建天子旌旗改金陵爲西都以揚州爲東都昇開國依齊梁故事用徐玠爲齊國右丞相

宋齊邱爲左丞相以爲謀主馬令南唐書天祚元年
王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
遂爲門下侍郎參知政事冬安遠軍盧文進來降三年
閩越諸國皆遣使勸進人望已歸於是加殊禮建齊國
置宗廟以宋齊邱爲左丞相徐玠爲右丞相王壺清
話五載壬辰歲出鎮金陵以長子璟爲兵部尚書參政
事如温之制甲午歲進封齊王加
元帥置左右丞相以宋齊邱佐之
十月溥遣攝太尉楊
璘傳位于昇國號齊
高麗上唐烈祖牋今年六月內當
國中原府人吳越國使張訓等回
伏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即登大寶者伏惟
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即禪瑤
圖舜念歷數在躬遂傳玉璽建夙惟庸陋獲託生成所
恨沃日波遙浮天浪濶幸遇龍飛之旦用申燕賀之儀
無任歸仁戴聖
鼓舞激切之至
攺元昇元昇以册尊溥曰受禪老臣知
誥謹上册皇帝爲高尚思元宏古讓皇帝
五代史僞吳
天祚三年楊
溥遜位于昇國號大齊攺元爲昇元建都于金陵時晉
氏天福二年也昇乃册楊溥爲讓皇其册文曰受禪老

臣知誥謹上册皇帝爲高尚思元宏古讓皇云仍以其子璉領平盧軍節度使遷于海陵追尊徐溫爲忠武皇帝封子景爲吳王王壺清話丁酉十月受吳禪奉吳主爲讓皇改年昇元追尊考溫武皇帝子璟爲吳王以建康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卽金陵使府爲宮但加鴟瓦欄楯而已終不改作接見親族一用家人禮昔所師友之尊長者皆親拜之 五國故事知誥自以取國艱難乃志勤儉金陵雖升都邑但以舊衙署爲之唯加鴟瓦欄檻而已其餘女妓音樂園苑器玩之屬一無增加 馬令南唐書先主元恭皇后宋氏不知其世裔也幼爲亂兵略取義祖得之常置帳下會先主喪其正室義祖指宋氏謂先主曰是必有福今以乞汝先主御之生嗣主及景遷景遂景達遂立爲繼室以治內有法不苟言笑常以端嚴自持雖妾媵之間儼如賓客義祖死于建業知詢等督先主奔赴先主欲往宋氏從容諫曰移孝爲忠臣子之常況權重身危而輒罷所執何異太阿倒持柄不在我矣先主大悟因寢其行而命周宗赴金陵天祚二年封齊王妃先主受禪册命爲皇后昇元末先主服餌金石性多暴怒左右賴后以芘者甚衆嗣主卽位上册爲皇太后每

元宗朝太后言推勞其艮苦而已至於治理無一言及之常曰婦人預外事非國之福保大三年殂葬永陵諡元恭

陸游南唐書烈祖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韞江夏人后幼流離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娶戎女后爲媵得幸生元宗王氏早卒義祖命烈祖以爲繼室封廣平郡君晉國君治內有法不妄言笑義祖殂於金陵烈祖在東都將奔喪后密以大計諫止焉烈祖爲齊王封正妃及受禪立爲后從容裨贊多所宏益烈祖嘗曰吾思有未達后已悟矣昇元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稱后以免譴者甚衆及殂中書侍郎孫忌權魏岑馮延巳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爲之元宗即位尊后爲皇太后保大三年十月卒祔葬永陵

封徐氏子知證江王知誥饒王

南唐書冬十月受吳禪攝太尉楊璘奉上皇帝璽綬國號大齊改元昇元策吳主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策皇帝爲高尚思元宏古讓皇帝追尊考溫爲武皇帝子景通吳王景遂壽王景達信王弟知證江王知諤饒王以建康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十有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以揚州海陵縣爲泰州割泰興鹽城興化如皋四縣

屬焉　陸游南唐書昇元元年冬十月吳帝禪位于我甲申卽皇帝位改吳天祚二年爲昇元元年國號齊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尊吳帝爲高尚思元宏古讓皇帝上冊稱受禪老臣誥追尊考溫爲大祖武皇帝丙申以平章事張延翰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爲同平章事以建康爲西都廣陵爲東都改尚書省爲尚書都省東都尚書省爲留守院丙戌改齊明門爲朝元門丁亥封弟知證爲江王知諝爲饒王戊子降吳大子璘爲宏農郡公辛卯降吳建安王珙江夏王璘等十一人爵一等而加官增戶邑詔獄訟未經本處論決者毋得詣闕訴乙未降公主爲國君甲午立王后宋氏爲皇后丙申封女弟杞國君爲廣德長公主庚子遣使如漢閩吳越荊南告卽位辛丑追封吳歷陽公濛爲臨川王諡曰靈以禮改葬戊申封子景通爲吳王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十一月庚戌朔改東都舊第爲崇德宮癸丑改承宣院爲宣徽院丙辰追冊故妃魏國君楊氏爲順妃丁巳追封長子景遷爲高平郡王長女爲豐城公主改辭狀司爲清訟院立姪景遵爲晉陵郡王景遜爲上饒郡公景遜爲桂楊郡公景逸爲平陽郡公封女五人爲盛唐太

和永興建昌王山公主戊午立子景遂爲吉王景達爲壽陽郡公以景遂爲東都留守江都尹赴東都乙未陞東都海陵縣爲泰州割鹽城泰興如皋興化縣屬焉丁卯高從誨表請置邸建康從之已巳吳越王使將軍袁翰來賀卽位乙亥追封故高平王景遷妃吳上饒公主爲燕國君謚貞莊十二月庚寅上大祖武皇帝陵日定陵追尊高祖以下皆爲公王而稱宗配皆稱國君及妃墓皆稱陵惟武皇帝之亂李氏日明德皇后丙午有星孛北方

周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嘆曰吾不能誅篡國者以報楊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惋而死馬令南唐

書烈祖受禪吳朝老將唯周本爲元勳烈祖患其難制因其勸進至金陵曲宴便殿引鴆賜本本疑之旁取一巵均酒之半跪進曰臣與陛下千載一遇陛下不飲此酒殆非君臣同德也烈祖變色左右莫知所從申漸高升殿併飲之內金盞於懷趨出烈祖密使親信詣漸高賜藥解之不及是夕漸高腦潰而卒 王壺清話初主將受禪也時吳之宗室臨川王濛久囚廢于歷陽司馬徐玠素不悅於主欲濛受禪陰諷太尉中書令西平王

周本及趙王李德誠輩倚以德爵勳舊之重欲使推戴
於濛蓋玠之謀也濛聞將受禪殺監守者與親信走騎
投西平王周本本已昏耄不知其變皆其子祚左右其
事故拒之不令入報濛恐祈再三亦不許閉中門外執
濛以殺之本知之怒日我家即君何不使吾一見濛既
被害吳室遂移本力疾扶老隨衆至建康但勸進而已
自是心頗內媿數月而卒實素無推翊之誠而主寬裕
置而不辯及共死也厚葬之優恤其孤　稽神錄信州
刺史周本入覲揚都舍於邸第遇私諱日獨宿外齋張
豎而寐未熱閒室中有聲劃然覗之見火爐丹丹而上
直傍于屋良久乃下飛灰勃然明日滿室浮埃覆物本亦
無他怪　南唐近事烈祖曲宴便殿引鴆航賜周本本
疑而不飲佯醉別飲一危均酒之半跪捧而進日陛下
千萬歲陛下若不飲此非君臣同心同德之義也臣不
敢奉詔上色變無言久之左右皆相顧述汗莫知所從
伶倫申漸高有機智者竊喻其旨乃乘詠諧盡併兩蓋
以飲之乃杯於懷中迺趨而出上客使親信持頁藥詣
其私第解之已不及弃漸高腦潰而卒　江表志烈祖
曲宴引金鍾賜知詢酒日頤我弟百年長壽知詢疑
引他器均之日顯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不飲久之樂

工申漸高乘詠諧并而飲之至家腦潰而卒 細素雜記南唐近事云金陵建國之初軍儲未實關市之利斂率尤繁農商苦之而莫達於上時屬近甸亢旱日久祈禱無應上他日舉觴苑中宣示宰臣曰近京三十五里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耶得非獄市之間寃枉未伸乎諸臣未及對申漸高歷陛而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士因是悟之翊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澤告足故知優旃漆城那律瓦衣不爲虛矣江南野錄載李家明從嗣主遊後苑登於臺觀盛望鍾山雨曰其勢即至矣家明對曰雨雖來必不敢入城嗣主怪而問之家明曰懼陛下重稅嗣主曰不因卿言朕不知之遂令榷務半而徵之余嘗考二說大同小異然近事以爲國初時欽以爲嗣主近事謂申漸高野錄謂李家明其不同如此孰謂書可信耶 江表志申漸高嘗因曲宴天久無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言雨足唯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漸高曰云雨怕抽稅不敢入京翌日市征之令得蠲除 南唐近事昇元初許文武百僚觀內藏隨意取金帛盡重載而去惟蔣延翊獨持一縑還家餘無所取士君子以是而多之終尚書郎 二年四月遷楊溥于潤州丹陽宮以

王輿爲浙西節度使馬令南唐書王輿少與兄緒俱事吳武王輿始爲小校從周本伐危全諷將戰本親臨賊水柵分命諸將指山頭一小營謂輿曰往攻彼以撓賊輿唯唯不行本曰爾憚往耶輿曰公必若以輿爲可使願得此柵攻之往彼何爲本大喜曰亦知此爲賊要害耶乃命之輿乘輕舟前進破其前鋒因排柵而入諸軍乘之遂擒全諷累遷諸軍都虞候持重有法出爲光州刺史先是輿兄子拯爲海州副使叛入北方以爲刺史聞輿在光州間遣親信通書幣輿執之以聞因求罷郡後爲控鶴都虞候遷左金吾大將軍除浙西節度使從讓皇至潤州移鎭鄂州監軍甄庭堅與輿不協或告庭堅交通境外烈祖使中使繫庭堅下大理輿先知之密見庭堅曰可乘輕舟自歸闕庭無與中使遇庭堅懼從其計遂獲免由是寮屬稱其長者輿少時從軍圍潤州爲大弩射中右耳自左耳出旁一人中之猶死輿臥病百許日乃愈耳亦不聾又嘗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墜能避當富貴及旦輿仗劍倚柵木驅士攻城城中飛大石正中其柵及輿鎧甲之半皆糜碎而輿無傷輿曰所夢流星是也由此自負終爲使相卒年七十四兄緒爲虔州節度使先卒

玉壺清話王輿爲江南楊氏軍中小校少從軍圍潤州中巨弩射右耳共矢穿左耳而去旁一人中矢死之輿臥病百餘日乃愈至老不聾而無瘢迹又嘗攻頴夜有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墜能避之則富貴不可名不爾則斃矣及旦輿拔劍倚柵木驅兵城中飛大石正中其柵及輿鎧甲皆糜碎而壞輿曰流星乃此也益自貴重終爲使相

馬思讓爲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

陸游南唐書昇元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賀甲子高從誨使麗守正規來賀即位甲戌詔臣寮三品以上追贈父母將相贈三世二月壬戌閩使內客省使朱文進來賀即位夏五月讓皇屢請徙居南平王李德誠等亦引漢隋故事有請戊午改潤州州治爲丹陽宮以平章事李建勳充迎奉讓皇使己未漢使集賢殿學士鄒禹謨來賀即位甲寅徙讓皇居丹陽宮丁卯廣濟倉灾焚米二十萬石作渾天儀六月庚辰月入太微西華門犯右執法辛巳犯東垣上相甲申陞池州爲康化軍是月高麗使正朝廣評侍郎柳勳律來朝貢秋七月壬申以左丞相宋齊邱爲平章事八月戊寅陞洪州瀟灘鎮爲清江縣不隷州丁亥契丹使梅里禖盧古來聘

徐氏諸子

請昇復姓昇謙抑不敢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然後復姓李氏改名昇昇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爲徐州判司志生榮乃自以爲建王四世孫改其國號唐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尊四代祖恪爲孝靜皇帝廟號定宗曾祖超爲孝平皇帝廟號成宗祖志孝安皇帝廟號惠宗考榮孝德皇帝廟號慶宗五代史昇自云唐元宗第六子永王璘之裔唐天寶末安祿山陷兩京元宗幸蜀詔以璘爲山南嶺南黔中江南四道節度採訪等使璘至廣陵大募兵甲有窺圖江左之意後爲官軍所敗死于大庾嶺北故昇指之以爲遠祖因還姓李氏始改名昇國號大唐尊徐溫爲義祖　通鑑考異周世宗實錄及薛史稱昇唐元宗第六子永王璘苗裔江南錄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元孫李昊蜀後主實錄云唐嗣薛王知柔爲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流落江

淮遂爲徐溫養子吳越備史昇本潘氏湖州安吉人父爲安吉砦將吳將李神福攻衣錦軍過湖州虜昇歸爲僕隸徐溫嘗過神福愛其謹厚求爲假子以讖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昇始事神福後歸溫故冒李氏以應讖劉恕以爲昇復姓附會李氏而吳越與唐仇敵亦非實錄昇少孤遭亂莫知其祖系昇曾祖超祖志乃與義祖之曾祖祖同名知其皆附會也 釣磯立談吳王稱號淮海時廣陵殷盛士庶駢闐忽一旦有黃冠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挂一木刻爲鯉魚形自云鍾離人也行歌於市曰盟津鯉魚肉爲角濠梁鯉魚金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人又云橫排三十六條鱗箇箇圓如紫磨金爲鯉甚竿頭挑著走世間難遇識魚人大率如此意者凡數十篇時人莫能曉歲餘忽不知所之其後武義年中江南謠言又有東海鯉魚飛上天之語及烈祖受命復姓李氏立唐社稷其言方驗 又武義有童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氏王圖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没了期及烈祖受禪其日白雀翔於庭郡國以符瑞言者不可以數計其尤著者江西楊化爲李臨川李樹生連理於是始下還宗之議初立唐宗廟定郊堂之位圜丘毖祀之夕適孟夏上旬月至

三鼓當沒而升壇之際皎然如晝燎畢乃沒太史奏言月延三刻遠近歎以爲異事　東都事畧李昇爲吳將徐溫養子因冒姓徐名知誥唐天成二年溫卒昇出鎮欲以國事付昇遂參政事昇鎮金陵遷司徒平章事爲中外諸軍副都統昇受吳禪國號齊改元昇元僭帝號自以爲唐之後也復姓李國號唐　江表志幼主即帝位而丞相溫總其兵嘗以讖詞有東海鯉魚飛上天之語由是懷逼主禪位之心矣帝加九錫封齊王丙申年執政者欲以楊氏一朝然後受禪烈祖不可遂以國稱唐改元昇元始更李氏名昇追尊丞相溫爲義祖皇帝吳帝爲讓皇帝

奉徐溫爲義祖徐氏子孫皆封王公女封郡縣主

馬令南唐書徐主義祖長女也性嫻嗟動循禮法嘗偃蹇擇配初義祖疑李德誠有貳志德誠不自安因使其子建勳入謁義祖義祖見之大驚曰有子如此非惡人也以主妻之烈祖受禪徐爲郡公主建勳爲宰相上章改時政許之建勳密表曰制置大事若可以臣下請是以善歸已以過歸君也請宣中旨行之表未報而建勳命中書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奏建勳專造制書烈祖大怒欲罷建勳徐主入謂烈祖曰吾父在

日兒不嘗求兒與李郎耶何棄之迹烈祖曰此國事也吾與李郎親舊如故召入禁中慰喻久之建勳致政賜號鍾山公徐主四時拜賜自稱鍾山老媪而不稱以門所封郡國蓋將有所激也元宗優容之先建勳卒以門

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馬令南唐書李建勳字致堯南平王德誠之子初德誠守潤州秉燭夜出候者以聞而徐溫疑其有變徙鎮江州德誠循不自安乃遣建勳入謁溫溫見之歎曰有子如此非惡人也卽以女妻建勳起家為金陵巡官徐溫卒知詢代鎮而建勳仍佐幕府及知詢敗徵寮屬皆受譴獨建勳自全烈祖出鎮金陵以爲副使預禪代之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宗卽位東宮官屬稍稍侵權罷建勳為撫州節度使召拜司空乃營亭榭於鍾山適意泉石累表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先是宋齊邱退居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幾一徵而起時論薄之建勳年齒未衰時望方重或謂曰公未及老無大疾苦遽有是命欲復為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平生常笑宋公輕出處吾豈敢遽素心自知非壽考者欲求數年閒適爾因為詩以見志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建勳博覽經史民情政體無不詳練惜乎

怯而無斷未嘗忤旨故雖有蘊藉而卒不能行其爲詩
少時猶浮靡晚年頗清淡平易見稱於時保大十年卒
臨卒顧謂門人曰吾死斂以布素曠野深瘞任民耕閒
不須封樹暨甲戌之役公卿塋域越人發掘殆盡而獨
建勳以不知葬所獲免陸游南唐書建勳字致堯少
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建勳家世將相又娶于徐氏爲其
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交皆寒畯裴馬取具而
已烈祖鎭金陵用爲副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加左僕射監脩國史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
昇元五年猶輔政比他相最久烈祖鑒吳之亡由權在
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當更張
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中旨行之烈祖
雖從之未有命也建勳遽命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
劾奏建勳擅造制書歸怨于上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
降制放還私第廣德公主剛果有智略烈祖曰吾父
亡恙時兒亦嘗求見與李郎書今何見負烈祖曰此自
國事吾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間也召見慰勉焉未幾
復相元宗嗣立以開國勳勞又聯姻戚尊遇之與宋齊
邱埒每謂爲史館而不名聽朝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
卿議當世事人皆欣然望治建勳獨謂所親曰上寬仁

大度優於先帝但姓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不然恐不能守先朝基業也出爲撫州節度使初建州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勳請官出金帛贖俘掠還其家見聽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爲憂曰禍始於此矣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謚曰靖及南唐亡公卿冢墓鮮不發者惟建勳不知葬所宋齊邱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然獨稱建勳曰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論曰李建勳非不智也知湖南之師必敗其國且亡皆如蓍龜然其智非獨施之一己故生則保富貴死猶能全其骸於地下至立於羣枉間一切無所可否唯諾而已視覆君亡國君父憂辱若已無與者方區區請出金帛以贖俘虜眞婦人之仁哉　玉壺清話鍾山相李建勳少好學風調閑粹徐温以女妻之奩橐之外復賜田沐之邑歲入巨萬雖極富盛不喜華靡屏斥世務喜從方外之游徧覽經史資稟純儒故所以常居重地寡斷不振其爲詩少猶浮靡晚年方造平淡營別墅於蔣山泉石佳勝再罷相遘疾求退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或謂曰公未老無疾求此命無乃復爲九華先生耶九華即宋齊邱常乞骸屢矯國主公曰余嘗笑宋公輕以出

處敢遑素心吾必非壽考之物勞生紛擾耗眞蠹寬求數年閑適爾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沈香節安柄叩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擊玉磬數聲於耳客或問之對曰聊代洗耳一之軒牓曰四友軒以琴爲嶧陽友以磬爲泗濱友南華經爲心友湘竹簟爲夢友遂閒曠五年而卒江南之佳士也　友南唐近事爲建動鎮臨川方與寮屬會飲郡齋有江帥周宗書至者訴以赴鎮日近器用儀注或闕求發臨川建動無復報簡乘醉大批其書云偶罷阿衡來此郡固無閑物可應官懸君爲報羣胥道莫作循州刺史看　又馮延魯出師閩中催督軍糧急於星火李建動寄詩云栗多未必爲全計師老須防有伏兵既而果爲越人所敗及歸遷司空累表乞致政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學士湯悅賀狀之建動以詩答曰司空猶不敢作爭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　江表志元宗嗣位李建動出帥臨川謂所親曰今主寬大之度比於先帝遠矣但性習未定左右獻納須得方正之士若日前所覩終恐不守舊業及馮延魯陳覺出討閩中徵督軍糧急於星火建動以詩寄延魯曰栗多未覺爲全計師老須防有援兵既而福州之軍果爲越人所敗歸拜司空累表致政自稱爲

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時學士湯悅致狀賀之建勳以詩荅曰司空猶不受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邱自京口求退歸于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周歲一徵而起時論薄之建勳年德未衰時望方重或有以宋公比之因爲之詩云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捐館之夕告門人曰時事如此吾得保全爲幸已甚吾死不許封樹立碑塚土任民耕鑿無延他日毁斵之弊其後甲戌之歲公卿塋域爲兵發䂬徧獨建勳葬所訖不及禍

右僕射張延翰同平章事

馬令南唐書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碭山人少游長安後避亂江淮事吳爲鹽城令有治績遷楚州行軍司馬烈祖輔政以潯陽爲封邑乃以延翰爲工部郎中判江州入爲知雜侍御史張宣以功臣爲左街使卒意驕暴延翰劾之由是豪猾屏跡遷禮部侍郎時貢院未備士有獻書可采者隨即考試公平詳審士論美之兼知選吏不容姦畏之如神明進擢孤寒不附貴勢元宗輔政大臣中唯重延翰謂左右曰張君凡所議論必盡公正咸有條理至於簿領無不明白吾得傾心信之由是六司總領殆遍及禪代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延翰有時望當其作相人以爲晚既而多病機務廢

闕烈祖素以國器推重不許免相醫藥勞問不絕于道卒年五十七士大夫歎惜之贈太傅

陸游南唐書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爲侍御史義方旣就職即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止平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游畋聲色說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失職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爲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敎棄行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潔廉請頒爵賞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親札曰孤始受禪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綱詞皆讜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義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惡取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盡忠焉

南唐近事諫議大夫張義方命道士陳友合還丹於牛頭山頻年未就會義方遘疾將卒恨不成九轉之功一旦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一巨虺火吻錦鱗蜿蜒其間若爲神物護持乃取丹自餌一粒瘖

疵而終當時識者以爲陰氣未盡服之者不壽也十一月以步騎八萬講武于銅橋楊溥卒于丹陽宮馬令南唐書二年夏四月遷讓皇于丹陽以王輿爲浙西節度使留後馬思讓爲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屢請復姓帝謙抑不忍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乃復姓李改名昪國號大唐讓皇殂帝率百官素服哀臨命有司供具如吳舊禮謚曰睿吳世子璉先娶帝女是爲永興公主璉以公主故爲中書令康化軍節度使陸游南唐書冬十月丙子立太學命刪定禮樂癸未新羅使來朝貢壬辰命吳王璟勒步騎八萬講武銅橋十二月辛丑讓皇殂詔不視朝二十七日帝率百官素服舉哀是歲徙吳王璟爲齊王溥子璉爲吳太子時昪以女妻之及昪篡國封其女永興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必悲咽流涕而辭宮中皆憐之溥卒以璉爲康化軍節度使已而以疾卒馬令南唐書永興公主烈祖女也烈祖爲吳相秉政以女爲吳世子璉妃人每稱爲公主則流涕憤

婉或問其故曰吾爲冢婦而廟不血食可不悲乎諸兄惡之烈祖曰內夫家而外父家婦人之德也何罪之有乃以吳　世子爲中書令池州節度使璉卒主亦繼卒吳人哀之　王壺淸話讓皇以世子璉囑於主曰吾無一事但爲選師儒之有年德者教育吾兒令知人倫孝讓他日不絕祀享俾吾先人血食泉下吾志足矣主爲選中書舍人徐善兼右庶子以教焉璉讓皇長子也十歲封江都王立爲太子性惇謹好學骨淸神淺脣縮齒露風鑑者所不許主受禪封璉中書令池州刺史將赴上遇寒食飲冷失節卒於池口舟中年十九歲初先主第四女璉納之爲妃賢明溫淑容範絕世及禪代封永康公主聞人呼公主則嗚咽流涕辭不願稱宮中爲之慘戚璉卒永康終身縞素斥去容飾不茹葷血惟誦佛書但自稱未亡人朝夕焚香對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爲有情之物居延和宮年二十四無疾坐亡凡五夕光如白練長丈餘自口而出至斂溫軟如生主感悼哽痛詔李建勳刻碑宮中紀其異　文獻通考南唐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李道爲洞主掌其教授　三年四月昇郊祀昊天上帝于圓丘禮畢羣臣請上尊號昇

曰尊號非古也不許馬令南唐書三年二月池州楊璉卒以統軍王彥儔爲康化軍節度使詔公卿以下議定郊祀門下侍郎平章事居詠中書侍郎平章事建勳等議曰祀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昔長孫無忌請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得之矣今國家嗣興唐祚追尊考考德而以神堯爲肇祀之祖宜以神堯配天於圓丘以考德配上帝於明堂禮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儀一切僞飾願皆罷去奏可司徒齊邱請依春秋郊以四月上辛常夢錫駁曰案禮天子之郊以冬至不卜日魯侯之郊以仲春卜上辛今之四月非郊之時齊邱固爭遂用夏四月議者多哂之詔曰禮莫重於享帝孝莫大於親事實重大承以輕眇可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祗加畏焉於嘻爾公爾侯各揚厥職不供適事國有常典夏四月上辛始郊祀於圓丘大赦境內是夜月當以子初沒而升壇之際皎然如晝衆咸異之遍行封賞羣臣請上徽號不許固請之帝曰朕以眇躬託于民上夙夜祗畏常恐弗類列適徽號用揚虛美是重弗類固不許因此癈徽號之禮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讖告在天聰明自民魯以之

麟削葬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懼或失之符瑞何爲哉皆抑而勿揚言　陸游南唐書昇元三年春正月庚戌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表請帝復姓李氏不許癸亥右丞相齊王知平章事居詠建勳樞密使同平章事表請復姓甲子御札詳議復姓乙丑齊王等議宜如所請從之丙寅至壬申齊王璟等三上尊號曰應乾紹聖文武孝明皇帝不許詔曰迺者干戈相尋地弗而不蓺桑殖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閔之民有攜風來歸者授之土田仍給復三歲二月乙亥改太祖武皇帝廟號義祖己卯帝御興祥殿復姓爲考妣發哀與皇后皆服斬縗廬如始喪禮服考妣喪各二十七日凡五十四日不視朝旦暮臨詔國事委宋齊邱惟軍旅以聞羣臣固諫詔以墨縗聽政帝初欲更名昪以犯文宗諱乃名晃或云朱全忠名也又更名坦御史王鵠言字從旦犯睿宗諱庚寅詔更名昪甲午月犯南斗第六星乙未契丹使曷魯來以兄禮事帝蜀使來賀即位庚午作南郊行宮千間夏四月庚辰朔享于太廟辛巳有事于南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用上辛也大赦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蓺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匹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稅　玉壺清話受禪之三載夏

四月始郊祀圓丘時當上旬月沒頗早逮升宣之際皦潔如晝非日非月至柴燎甫畢夜景復晦一若常夕人咸異之羣臣請上尊號主曰尊號者率皆虛美爾且非古制抑請不允下詔曰宜寖來奏不得再上時全吳符瑞不輟所奏皆抑而不納

馬令南唐書周彬禾川人也杜門讀書不治產業其妻讓曰君家兄弟皆力田畝以致豐羨而獨不調玩故紙以自困窮有餘耶彬笑曰耕田如耕道非兒女子所知也聞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彬因獻所習烈祖善之禪代之後制度草創無取士之科會有事于南郊彬著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衛巡官元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門下賜子頗優告歸省母以所得金帛繒幣陳列于庭彬頭其妻曰伯叔田畝孰愈妻曰此男子之事非婦人所能知彬素鄙于鄉里至是猶有嫂言者親友以告彬笑曰昔魯人俚孔子謂之東家某況庸人乎授大理司直以母憂歸葬謁禾川令直造其廬署令詰之曰君雖朝省直察其如桑梓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於茲有如白日服闋詣建康以前官出宰禾川前令醜顏而去爲政廉平鄉里率化有爭訟者以理和解之秩滿邑人詣郡乞留連任七考累遷尚書郎卒于官

江南野

史周彬世爲廬陵禾川人自少不治産業伏膺儒學刻苦脩進俾晝作夜其婦嘗讓之曰汝徒自如是卒有益乎汝家兄弟皆能力稼穡營已囊箱豐衍汝之不調而無思悔畢向如何荅曰鄉蕪與吾市油數金是亦力穡營已而已但歲晚必得力及聞先主鎭金陵囊文而往未幾會禪代歸姓制度草創無取士之科將有事於圓丘募四方英秀各爲祝史之文彬之所著特加選用遂署諸衛巡官嗣主與太弟景達貽書交辟罝之門下錫賚頗厚得遷省拜以所賜綳帛金幣陳列于庭謂婦曰吾昔與鄉同營已者今日一成矣比諸伯叔何箇爲勝耶尚能讓于吾乎妻荅曰此男子之事非婦人女子之所能知時邑人有侮慢之色彬數歎曰昔魯人俚孔子謂之東家某者果然入金陵待選授大理司直考滿以母發歸葬謁本部合直造其聽署合詰之曰公雖朝省直察其如桑梓之禮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於茲有如白日及復詣建康數月如前官歸幸本邑令慚謝所去鄉里相慶榮其豈錦然爲政康于思仇不錄將解邑中耆老緇黄豈數百人訴郡上疏業出遂速任七考有相訟者以理和解之而無適莫既復選嗣主錫以銀章茜綴以本官居臧持法平直不阿權要朝廷擢之累

遷尚書郎出授武昌節度掌書記守江夏令未幾而卒
入蜀記保寧寺法堂後有片石瑩潤如黑玉乃宋子
嵩詩題云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宋齊邱司
空者徐知誥也改姓名曰李昇是爲南唐烈祖而齊邱
爲大臣後又有題字云昇元三年奉勅刻石蓋烈祖旣
有國追念君臣相遇之始而表顯之昇齊邱雖皆不足
道然當攘奪分裂橫潰之時其君臣
相遇不如是亦不能粗成其功業也

州縣言民孝悌五
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門閭復其繇役其尤盛者江州陳
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
犬百餘其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馬令南唐
書五代同
居者七家其尤著者江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建
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
獄訟希少遠近歎異之皆蠲復征役旌表門閭陸游
南唐書陳褒江州德安縣人唐元和中給事中京之後
十世同居長幼七百人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異
席未冠笄者別又爲一席畜犬百餘共以一船貯食飼

之一犬不至則羣犬皆不食築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鄰化其德猷訟爲之衰息昇元初州以聞詔復徭役表門閭同時見旌者尚數家皆五世同居云　湘山野錄僞吳故國五世同居者七家先主昇爲之旌門閭免征役尤著者江州陳氏乃唐元和中給事陳京之後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雍睦凡櫛纚架及男女授受通問婚葬悉有規制食必羣坐廣器未成人者別一席犬百餘隻一巨船共食一犬不至則羣犬不食別墅建家塾聚書延四方學者伏臘皆資焉江南名士皆肄業於其家

四年六月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送款于昇　王壺清話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感慕德誼率衆來降封金全爲宣威統軍

昇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安陸南三戰皆敗承裕與裨將段處恭皆死都監杜光鄴　南唐近事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機會兵賦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妬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嘗命元敬皇后召張至內庭誡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

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
逢始運多壘之初陛下所精者騖馬未竭耳而又早衰
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于任使耳　烈
祖聞之大加獎嘆以銀盃綵段賞之　及其兵五百人
被執送于京師高祖厚賜之遣還昪致書高祖復送光
鄴等請以敗軍行法高祖又遣之昪以甲士臨淮拒之
乃止　馬令南唐書四年六月安州節度使李金全來降
以金全爲宣威統軍　陸游南唐書夏五月晉安
州節度副使李金全來降　又昪元五年春二月乙未
役泰州刺史褚仁規　玉壺清話冬十月誅泰州刺史
褚仁規仁規廣陵人暴遷至廣陵監使凡爲治厲於威
刑民吏戢懼所部皆富於魚鹽竹葦之產國家每有大
役常不能給者仁規行視民中所有衆籍取之以應國
調事訖償之路無遺負民亦無怨主甚賞之仁規晚年
掊刻無度率入私門驅掠婦女州法橫濫會陳覺與之
有隙密暴其狀遣御史劾之主盡釋不問將東巡召爲
巡江軍使督舟師爲從及還遂留之以罷其郡使再下
書責其殘暴仁規豪侈無術乘恚上書頗肆牴忤幾無

君臣之分下其事委陳覺就泰州按鞫仁規開外吏往按大懼之遂自收付大理數日賜死六年吳越國火焚其宮室府庫甲兵皆盡羣臣請乘其弊攻之昇不許遣使弔問厚賙其乏錢氏自吳時素為敵國昇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歸其所執將士錢氏亦歸吳敗將遂通好不絕馬令南唐書六年遷讓皇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為匹偶吳人多哀憐之詔吳王景通為太子景通表曰古之立太子所以崇正嫡息覬覦如臣兄弟稟承聖教實為敦睦願寢北禮上表許之乃以大元帥總百揆改封齊王以駕部郎中馮延巳為元帥府掌記秋七月丞相大司徒宋齊邱為鎮南軍節度使以洪州徐玠為司徒侍中帝曰豫章大司徒維桑也衣錦晝行古人之所貴以錦袍賜之齊邱王鎮衣以視事羣臣咸謂江淮之地頻年豐稔兵食既足士樂為用天意人心未厭唐德宜廣土宇攻自潭越始帝曰吾少長軍旅見干戈之為

民患甚矣吾不忍復言兵革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吳越災宮室府庫甲兵殆盡羣臣復請乘其弊帝曰今大敵在北北方平則諸國可尺書召之何以兵為輕舉者兵之大忌宜畜財養鋭以俟時焉使使唁越于武林厚幣以賵其闕 陸游南唐書昇元六年春正月甲子月犯塡星退行在畢閏月甲申朔改天長制置使為建武軍庚寅漢使區延保來聘癸巳閩使尚食使林宏嗣來聘都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焚數千家二月已丑以左丞相太保宋齊邱知尚書省事初齊邱累求預政帝許中書視事又以兩省事多委給事舍人劇務多在尚書省又求知省事許之夏五月左丞相太保宋齊邱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六月常宣歙三州大雨漲溢漢使蕭規來告哀廢朝三日庚午契丹使掠姑米里來聘獻馬五駟大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未命州縣捕蝗瘞之庚辰熒惑犯房次將辛巳禁節度刺史給攝署牒秋八月甲申漢使法物使公孫惠來謝襲位九月庚寅頒昇元刪定條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四方崛起者衆武人用事德化壅而不宣朕甚悼焉三事大夫其為朕舉用儒者罷去苛政與吾民更始十二月閩使徐宏績 漢又紹英吳越使右武衛大將軍蔣璠來賀仁壽節 吳滕

越國大火焚其宮室帑藏甲兵幾盡將帥皆言乘其弊
可以得志帝一切不聽遣使厚恃金幣唁之仁厚恭儉
務在養民有古賢主之風焉 王壺清話是年吳越災
宮室府庫鎧甲庚廩焚之殆盡 羣臣復欲乘其弊而襲
之諸將自奮者甚衆主固拒不許曰生人何堪此酷也
士木當亦傷害乃遣唁之齋帑幣糧鏹僅百餘艘以賙
其急越人德之 釣磯立談烈祖每言百姓皆父母所
生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肝腦異處膏塗草野是以執吳
朝之政僅將一紀才一拒越師所謂不得已而用之及
受禪之年兩江將士寓比諸侯最廣兵力雄盛氣可以吞噬
謀臣桀將方有建立功名之意一日內讌中坐有詔曰
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戒革廓則裂前哲之元龜予嘉與
一二卿士大夫共服斯箴討伐之議願勿復關白也其
後錢塘大火宮室器械爲之一空宋齊邱乘間進言曰
夫越與我脣齒之國也我有大施而越人背之虔劉我
邊陲污濁我原泉服不附體終非我用今天實棄之我
師晨出而暮踐其庭願一勿失機爲後世憂烈祖憮然久
之曰疆域雖分生齒理一人各爲主其心未離橫生屠
戮朕所弗忍且救災睦鄰治古之道朕誓以後世子孫
付之於天不願以力營也大司徒其道勿復以爲言於是

特命行人厚遺之金粟緡綺蓋車相望於道焉　昇客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誚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昇志在守吳舊地而已無復經營之畧也然吳人亦賴以休息陸游南唐書帝生長兵間知民厭亂在位七年兵不妄動境內賴以休息性節儉常躡蒲屨用鐵盆盎暑月寢殿施青葛帷左右宮婢裁數人服飾樸陋建國始即金陵治所為宮惟加鴟尾設闌檻而已終不改作元宗為太子欲得杉木作板障有司以聞帝曰杉木固有之但欲作戰艦以竹作障可也江淮間連年豐樂兵食盈溢羣臣多請恢拓境上帝歎息曰吾少在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矣誠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吾民亦安矣　江南野史先主末年愈敦慈恕山林藪澤禁止以時常曰民各生父母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膏血塗于草野乎自握王權至禪位凡數十年止一拒越師蓋不得已而為之　七年昇卒年五十六謚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陵曰永陵馬令南唐書七年春二月詔曰迺公迺侯越百執事欽承嗣命

命爾保元子璟祇肅天鑒社稷宗廟永有終我不敢知
日其基永昌我亦不敢知曰墜命周後天不爾諶祈于
有德厥位興歩翌日祖于路寢壽五十六葬永陵謚光
文肅武光高皇帝廟號烈祖　陸游南唐書昇元七年
春二月庚午帝崩于昇元殿年五十六十一月壬寅葬
永陵帝臨崩謂齊王璟日德昌宮儲戎器金帛七百萬
汝守成業宜善交鄰國以保社稷吾服金石欲延年反
以速死汝宜視以爲戒　玉壺清話主自受代以來臺
閣多俗吏細大之務主親決之末年始任儒雅雜用簡
易之政悉罷苛細將脩復典故以爲著令因感疾漸至
殘廢遂寢焉晩爲方士所誤餌硫磺丹砂吐納陰脩之
術忽躁怒居常最寬和追病百司奏事或厲聲呵訴然
無他害羣有司案牘果事理明白者則收斂顏色慇勳
謝而從之既覺數屯多布德澤交武官沒者于孫隨收
敘不限資蔭孤露者營其婚葬幼未堪任及無嗣者出
內帑以賑之死王事者下至卒伍皆給二年之廩士之
貴賤長幼卒無身後之患先是數藏前一漁者持蕢笠
綸竿擊短版唱漁家傲其舌爲鳴根之聲以參之自號
回回客人後疑爲呂洞賓音清悲如煙波間聽者無厭
唱曰二月江南山水路李花零落春無主一箇魚兒無

覓處風兼兩士龍生甲歸天去人或與錢則擺首不拔
唱於金陵凡半年了無悟者里巷村落皆歌焉上龍生
甲果以甲辰歲二月殂於正寢魚兒乃向所謂鯉魚也
歌中之語皆驗爲讖日孝高皇帝議者以先主繼唐昭
宗之後號當稱宗韓熙載建議以謂古者帝王已失之
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今先
主中興之君也宜當稱祖與論是之遂廟號烈祖陵曰
永陵　鈞磯立談暮年先理治命引元宗而告之曰德
昌宮凡積兵器緡帛七百餘萬吾棄代後汝善和鄰好
以安宗祏為意不宜襲隋煬帝之迹侍食阻兵以自取
亡覆也于時中外寢兵耕織歲滋交物彬煥漸有中胡
之風宋　又唐祚中興大臣議且廣士宇往往皆以為當
自潭越始烈祖不以為是一且召宋齊邱馮延已等數
人俱入元宗侍側上曰天下之勢低昂如權衡要當以
河山爲腹背腹背奠然後手足有所運朕藉楊徐遺業
撫奇□□地勢未便猶如繪事窘於邊幅雖有手筆無
所縱放毛迷云錐未得處襲中故如得處藝中則必穎
咽而出矣我之所志大有以似此每思尙祖太宗之基
緒若墜冰谷瘵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以方我心未足
以訓其勤然所以不能躬執干戈為士卒先者非有所

顧惓也未得處囊中故也馮延巳越次而對曰河山居
中以制四極誠如聖旨然臣愚以謂羽毛不備不可以
遠舉旌庵黠閣不可以號召輿賦不充不可以興事陛
下撫封境之內拱已靜默所以自守者足矣如將有所
志必從畦步始今王潮餘學負固闔徼井蛙跳梁人不
堪命錢塘君屏篤不能自立而又刮地重斂下戶鯨
暗荆巷之君小而夸以法論之皆將肇亂故其壤接
地連風馬相臣愚以興王之功當先事於三圍上
日不然土德否日失爲序王之人之望或未之攻朕
尚庶幾從一股肱之其如倚天拜陵寢死必目暝然
嘗觀劉德興累捷之咸鞏得一祚之際不得據有中
原乃留弱于狠俱東歸朕胡敘之及間李密勸元威
鼓行入關意其言至盜自甚陋不能決意西也近
徐敬業起江之衆鋒銳不王亦不能因人心直趨
河維而返游南渡自嘗割可當者其不不成事矣
此皆已事之也朕毋傷之錢氏父子動以奉事中國
爲辭卒然犯其名不祥鬪土險屠若連之以兵必半
歲方能下恐所不能當所失也況其俗怙強喜亂既
平之後彌煩經防唯諸馬在湖湘陽恣爲不法兵若南
指易如始芥孟子胡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寸地而享天下之惡名我不願也孰若悉與稅之入君臣共爲節儉惟是不腆之圭幣以奉四鄰之歡結之以盟詛要之以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爲守是我之存三國迺外以爲蔽障者也疆場之虞不驚於外延則寬刑平政得以施之於統內男不失秉耒女無廢機織如此數年國必殷足兵旅訓練積日而不試則其氣必倍有如天啟其道而中原忽有變故朕將投袂而起爲天下倡倘得遂北平僭竊帝久舊都然後拱揖以招諸國意雖折簡可致也亦何以兵爲哉於是孫忌及宋齊邱同辭以對曰聖志遠大誠非愚臣等所及也上嘗服金石藥疽剌將崩呼元宗登御榻嚙其指至血出戒之曰他日北方當有事勿忘吾言

子景立

五代史昇僭位凡七年子景立江表志在位七年年五十六廟號烈祖諡曰孝高陵曰永陵元恭皇后宋氏祔焉子景立即元宗也皇子元宗齊王景遂改封燕王贈太子齊王景達改封鄂王贈太子江王景逷贈中書令俱元宗弟宰相宋齊邱王令謀張延翰李建勳周宗張居詠孫晟使相李德誠趙王孫崇張宣周本李簡王輿劉威劉信王綰柴再用劉金徐玠馬仁裕樞密使杜光鄴陳褒將帥崔太初王輿姚景祖全恩李錫文臣楊彥日高弼

孫晟李正明龔潁蕭儼成幼文賈潭　玉壺清話以長子璟嗣皇后宋氏爲元恭皇太后子四人西平王景遂宣城王景達保寧王景逿　南唐近事鄧匡圖爲海州刺史有野客潘扆謁之鄧不甚禮遇館於外廳忽二日鄧命潘觀獵近郊鄧妻因詣廄中覘扆棲泊之所弊搨莞席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枚其他一無所有艾夜扆從禽歸啟籠之際忽爲嘆駭之聲且日定爲婦人所觸幸吾朔來攝其光鋩不爾斷婦人頭久矣國人異之乃聞於鄧鄧詰其由宇家具以實告鄧頗驚異召潘升堂屏退左右曰先生其有劍乎潘曰素所習之鄧曰願先生陳其所妙使某拭目一觀可乎潘曰何不可也明日公當齋戒三日擇近郊平廣之地可試吾術鄧如其約至期命潘聯鑣而出至城東其始潘自懷袖中出二彈丸置掌中俄有氣兩條如白虹之狀微微出指端須臾上接於天若風雨之聲當空而轉又繞鄧之頸左盤右旋千餘匝其勢奔掣其聲錚摐雖震電迅雷無以加也鄧據案危坐喪精褫魄雨汗浹體莫知已身之所從乃稽首祈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矣幸攝其威靈無相見術潘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若雲霧之乍收數食間復爲二錫彈丸矣鄧目此禮遇彌厚表薦於熙

祖納焉其後欲傳之於人一夕夢其師怒扆擅洩靈術傳非其人陰奪其法既瘖不復能語矣尋病終於紫極宮臨終上言乞桐柏葬於近地當尸解上從之使中貴人護葬於金波園至保大中元宗命親信發塚觀之骸骨尚在迄無異焉

江淮異人錄陳允升饒州人也人謂之陳百年少而鄙騃好道家世弋獵允升獨不食其肉亦不與人交言十歲詣龍虎山入道棲隱深邃人鮮得見之者家人或見之則奔走不顧天祐中人見於撫州麻姑山計其去家七十年矣而顏貌如初昇元中刺史危全諷少知其異迎還郡中獨處一室時或失之嘗夜坐危謂之日豐城橘美頗思之允升日方有一船橘泊牢城港今爲取之港距城十五里少選便還擕一布囊可數百顆因共食之危嘗有姻禮市黃金郡中少不足用頗呵責其下允升日無慾吾能爲之乃取厚紙以藥塗之投於火中皆成金因以足用後危與吳師戰　允升告之日愼勿入口中全諷不之悟果敗於象牙譚

王壺請話壽州節度使姚景鍾離人少賤善事馬郡刺史劉金收爲廄奴馬瘦瘠骨立者景用唐刺史南卓養馬法飼秣爪翦針烙啗膳不數月盡良馬金嘗日因至廄中値景熟寢二赤蛇長不及尺戲景面上金以杖叩

脛鷩之遠入其鼻金固奇特引爲親事小心厚重以女妻之積勞爲裨將李先主昇重其爲人使鎮壽州景無他技能但廉畏有守先是屬郡苦於供億刺史廳庶間置一技巨匱俾吏投銀於中滿則易之謂之鎮廳匱任內三易之習以爲常景至則首命去之取與有度諸郡頗樂後至使相八十三卒於位何必讀書乎　南唐近事

劉亞文高安鄉野之人也烈祖時自尚書郎拜青陽令升驪就案而食自謂尊顯彌極還語兒子輩云當思爲學自致煙霄　吾爲百里之長聲鼓喫飯後援筆此吾稽古之力也　文獻通考南唐烈祖開基誌十卷陳氏日南唐滁州刺史王顏撰起天祐乙丑止昇元癸卯合三十九年　又南唐烈祖實錄十三卷陳氏日南唐史館脩撰高遠撰闕第八第十二卷遠又嘗爲吳錄二十卷而徐鉉鄭文寶皆云開寶中遠始緝昇元以來事書未成而疾焚其草故事多遺落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上之上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上之下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南唐世家第二

景初名景通昪長子也既立又改名璟五代史景本名璟及將臣子周以犯廟諱故改之昪之長子也玉壺清話嗣主璟幼有奇相惟義祖徐溫器之曰此子殆非人臣相溫食即命同席南向以坐之曰徐氏無此孫溫自金陵迎吳王於迎鑾江大閱水嬉還至百家灣向夕暴風忽起舟人束手於駭浪中溫四望無計遂袒裼負璟於背回語嬪御曰吾善游不暇救爾輩所保者此子爾言訖風息若神護璟天姿高邁始出閤即就廬山瀑布前搆書齋爲他日閒適之計及迫於紹襲遂捨爲開先精舍九國志徐溫嘗自迎鑾還至百家灣暴風起舟人相顧失色溫乃袒裼以帛繫璟首顧謂妾御曰吾善游儻溺不暇

相救幸保此子言訖風浪漸息徐温死昇專政以為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明年昇鎮金陵留景為司徒同平章事與宋齊邱王令謀居廣陵輔楊溥昇將篡國召景歸金陵為副都統

老學菴筆記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為險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而壕塹重複皆可堅守至紹興間己二百餘年所損不及十之一

昇立封齊王

江表志元宗為太子日嘗問安寢門會烈祖酣寢未解夢便殿有龍據欄檻蜿蜒可擢烈祖既寤命左右觀之即太子也 南唐近事烈祖嘗晝寢夢一黃龍繚繞殿檻鱗甲炳煥照耀庭宇殆非常狀逼而視之蜿蜒如故上既寤使視前殿即齊王凭檻而立偵上之安否問其至止時刻及視向背皆符所夢上曰天意諄諄信非偶爾成吾家事其惟此子乎旬月之間遂正儲位齊王即元宗居藩日所封之爵也 釣磯立談烈祖使馮延己為齊王賓佐孫晟面數延己曰君常輕我我知之矣文章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詼諧不如君也然上置君于親賢門下期以道義相輔不可以誤國朝大

計也延已失色不對而起

昇卒嗣立改元保大

馬令南唐書嗣主諱璟字伯玉初名景通烈祖元子也美容止器宇高邁性寬仁有文學甫十歲吟新竹詩云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人皆奇之起家爲尙書郎吳讓皇見之曰吾諸子皆不及也累遷諸衞大將軍典治軍旅撫納將校烈祖出鎭金陵拜璟司徒平章事知內外諸軍事加諸道副都統烈祖受禪璟封吳王累遷太尉中書令諸道元帥錄尙書事改封齊王既當儲副之地而固讓再三謙虛下士常若弗及烈祖殂授顧命猶讓諸弟辭益堅侍中徐玠以衮冕被之曰大行付殿下以神器之重殿下固守小節非所以遵先旨崇孝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弗可以訓時雖可其奏而制書已行遂改元 陸游南唐書元宗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名璟字伯玉烈祖長子母曰宋皇后初名景通風度高秀幼工屬文起家駕部郎中累遷諸衞大將軍烈祖爲齊王立爲王太子固讓昇元初烈祖受禪封吳王徙齊王四年八月立爲皇太子復固讓曰前世以嫡庶不明故早建元良示之定分如臣兄弟友愛尙何待此烈祖爲下詔稱其守廉退之風師忠貞

之節有子如此予復何憂赦殊死以下臣民奉牋齊王如太子禮七年二月烈祖病疽秘之人皆莫知庚午疾亟太醫吳廷紹密遣人告帝帝馳入宮侍疾於東閤是夕烈祖崩秘不發喪而下詔命帝監國大赦須賚有差丙子始宣遺詔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朔烈祖殂己旬日帝猶未嗣位方泣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手取衮冕衣帝帝曰大行付陛下神器之重豈得固守小節是日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不待踰年之遠改元識者非之百官進位二等將士皆有賜民逋負租稅賜鰥寡孤獨粟帛　馬令南唐書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輒悟覆盃嘆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　南唐近事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倖每曰我富貴之日爲爾置銀靴焉保大初聽政之暇命親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須賚有等語及前事即日賜銀三十斤以代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焉人皆哂之　又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

風流十句如是者數四上既悟覆杯大懼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之辱也翌日罷諸懽宴留心庶事圖閩弔楚幾致治平

尊母宋氏爲皇太后

陸游南唐書烈祖五子宋皇后生元宗楚王景遷晉王景遂齊王景遠种氏生江王景逷　馬令南唐書李夷鄴不知何許人也昇元中爲翰林學士烈祖殂大臣欲以宋后監國命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夷鄴曰此非先旨必姦人詐爲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事乎若遂宣行吾對百寮裂之必矣於是監國之議遂寢元宗卽位語夷鄴曰疾風勁草於卿見之　陸游南唐書李貽業故唐時平章事蔚從曾孫父戴唐末第進士奔吳爲起居郎貽業事烈祖至翰林學士保大中以兵部侍郎卒謚曰簡初戴爲人簡率無威儀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頽然不言是非國有大議必首斷之又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與忽來自倒之矣其疎豁大抵如此

妃鍾氏爲皇后

東都事畧景初名景通後改名璟避周諱復名景初封吳王爲諸道元帥錄尚書事

改封齊王昪卒景嗣既襲位改元保大尊母宋氏爲皇太后立妻鍾氏爲皇后用宋齊邱周宗爲宰相馮令

南唐書嗣主光穆皇后鍾氏虔州刺史太章之女太章初爲裨將義祖用之以殺張顥既而自大先主欲繩之義祖曰昔無太章吾族赤矣汝曹安所託乎今日富貴太章力也背之不可乃命以太章女配嗣主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兒不敵此女嗣主起家自尚書郎至于將相鍾氏始封此縣君累加國夫人昪元中封齊王妃嗣王即位冊爲皇后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笄大練淡如也既居大位歲時賜予必先諸姒然後及中宮以故嗣王樂推諸弟而終無間言者后勉之爲多淮上兵起國步多艱后亦損常膳不舉樂者數月後主即位冊爲太后以父爲太章故號聖尊后乾德三年聖尊后殂葬順陵謚光穆 太陸游南唐書元宗光穆皇后鍾氏父太章事吳爲義祖裨將義祖謀誅張顥令嚴可求喻太章伏死士二十輩斬顥於府太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之曰僕母老懼事不成欲徐圖之如何太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有可已之理明日遂誅顥後頗恃功頡頏烈祖疑其難制義祖曰昔者吾赤族之禍間不容髮使無太章豈有今日富貴耶奈何以薄物細故疑之乃命以

太章炎女配元宗郎后也昇元中封齊王妃元宗即位立為皇后後王即位為太后以父名改稱聖尊后后寢疾後王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乃進乾德三年十月卒是月雨沙於金陵後王毀瘠骨立杖而後能起哀動左右葬順陵

馬令南唐書女冠耿先生鳥爪王貌宛然神偃保大中遊金陵以道術修鍊為事元宗召見悅之常止於臥內先是大食國進龍腦油二器其味辛烈服之蠲疾元宗秘惜先生見之曰此非嘉者當為陛下致乃以絹囊懸龍腦於屋棟頃刻瀝液如注香味愈所進者嘗捌雪為鋌爇之成金指痕隱然猶在又因宮人埽除取箕中糞壞燒為白銀開寶中金陵內庫猶有耿先生糞壞銀元宗嘗購真珠數升欲得圓者先生曰易致也就取小麥淘洗以銀釜炒之匀圓皆成蚌胎未幾有孕將誕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夕當有異倏忽雷雹繞室大雨傾澍詰旦儼然空腹人莫見其所生元宗殂先生不復入宮往來江淮竟不知其所之

南唐近事女冠耿先生鳥爪王貌甚有道術獲寵於元宗將誕前三日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之夕當有異及他夕果震雷繞室大雨河傾半夜雷止耿身不復孕左右莫知所產將子亦隨失矣

江淮異人錄耿先生者江表

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頗有姿色知書稍爲詩句在在有嘉旨而明于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其從何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悅異奇之事召之入宮欲觀其術不以貫魚之列待之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帔見上多持簡精彩卓逸言詞朗暢手如鳥爪不便於用飲食皆仰於人復不喜行宮中常使人抱持之每爲詞句題於牆壁自稱比邱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術不常的然發揚於外遇事則應默然而新上益以此重之也始入宮問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復廣爲之而簡易不煩上嘗因暇豫謂先生曰此皆因火成之苟不煩火其能就乎先生曰試爲之殆亦可耳上乃取水銀以礎紙重複裹之封題甚密先生納於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先生笑曰陛下嘗不信下妾之術今日面觀可復不信耶持以與上上過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爲銀矣又嘗大雪上戲之曰先生能以雪爲銀乎先生曰亦可乃取雪實之削爲銀鋌狀先生自投于熾炭中炭埃坌起徐以炭周覆之過食頃曰可矣赫然洞赤置之於地爛然爲銀鋌而刀迹具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爲火之所融釋也因是先生所作雪銀甚多上誕日每作

器用獻以爲壽又多巧思所作必出於人南海嘗貢奇物有薔薇水龍腦漿薔薇水清冽郁烈龍腦漿補益男子上嘗寶惜之每以龍腦漿調酒服之香氣連日不絕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見之曰此未爲佳也上曰先生豈能爲之曰試爲之亦可就乃取龍腦以細絹袋之懸於瑠璃瓶中上親封題之置酒於其側而觀之食頃先生曰龍腦已漿矣上自起附耳聽之果聞滴瀝聲且復飲少選又視之見瑠璃瓶中湛然匀水矣明日發之已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矣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妾此夕當產神孫聖子誠在此耳請生產之所用物上悉爲設之益令宮人宿於室中夜半烈風震霆室中人皆震懼是夜不復產明旦先生腹已消矣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爲神物持去不復得矣先生嗜酒至于男女大慾亦畧同於常人後亦竟以疾終古者神仙多晦迹混俗先生豈其人乎余頃在江南嘗聞其事而宮掖秘奧說者多有異同及江表平余在京師嘗請徐率更遊遊郎義祖孫也宮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其事備爲余言耿先生者父雲軍大校耿少爲女道士玉貌鳥爪嘗著碧霞帔自稱比邱先生始因宋齊邱進嘗見宮婢持糞掃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

取置鐺中烹鍊良久皆成白金嘗遇雪擁爐索金盆貯雪令宮人握雪成鋌投火中徐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猶在又能爛麥粒成圓珠光彩粲然奪目大食國進龍腦元宗秘愛耿視之曰此未爲佳以夾練囊貯白龍腦數斤懸之有頃瀝液如注香味逾於所進遂得幸於元宗有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電及霽娠已失矣久之宮中忽失元敬宋太后所在耿亦隱去凡月餘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三十里方山寶華宮元宗亟命齊王景遂往迎太后見與數道士方酣飲乃迎還宮道士皆誅死耿亦不復得入宮中然猶往來江淮後不知所終金陵好事家至今猶有耿先生寫眞云

封弟壽王景遂爲燕王

馬令南唐書

晉王景遂烈祖第三子元宗母弟也制行雅循有君子之風天祚二年昪遘病不能輔政即以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烈祖受禪封壽王讓皇殂於丹陽景遂往督喪事望柩哀慟觀者悅之元宗即位改王燕俄以景遂代儲副固讓不許遂立爲太弟景遂因易字曰退夫以示不處之志參總政事時有獻替問與朝士官屬飲宴賦詩嘗以玉杯行酒座客傳翫以爲寶贊善張易乘醉擲之曰貴寶輕士殿下得無累乎座皆失色而景遂斂容謝之

由是待易愈謹易遷工部侍郎泛海使契丹景遂手疏
日朝臣如張易者宜置諸左右不宜使之泛不測之淵
投足遠夷元宗答以此行非易不可遂行顯德五年累
表讓儲副乞守舊封以江西道兵馬大元帥封晉王適
當危疑啟求大臣以自副命兵部侍郎李徵古副之以
徵古傲很專恣陵忽過甚景遂欲斬徵古而自拘於有
司察吏諫止一日暴疾爵空顧揖退謂左右曰　上命
我代許旌陽遂卒年三十七復贈太弟諡文成　陸游
南唐書景遂仕吳為門下侍郎烈祖受禪封壽王純厚
夷淡有士君子之操讓王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
柩哀慟觀者聳歎烈祖殂元宗以位讓景遂大臣固持
之而止明年又命景遂總庶政已降詔僉謂不可乃收
所下詔久之又以為太弟凡太子官屬皆改為太弟官
屬景遂固辭雖不得命終不敢安處乃取老子功成名
遂身退之意自為字曰退夫以見志平居好客善屬文
燕集無虛日贊善大夫張易峭直喜盡言景遂嘗賦詩
頗纖麗易面規之景遂敬納又嘗怒碎玉杯于坐景遂
亟推謝無迕色及易出使契丹景遂上言力諫以為易
國士也宜夙夜納誨今使航不測之淵報聘遠夷非國
之利元宗報之曰易固奇士海神當畏之竟遣行景遂

在東宮十三年屢乞歸藩交泰元年三月始改授天策
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
晉王以樞密副使李徵古爲鎮南節度副使佐之徵古
習驕熳至鎮專恣尤甚景遂積久不能堪欲斬之而自
拘有司左右諫止初景遂之出鎮也宏冀爲太子宏冀
嘗被譖于元宗有復立景遂之意景遂在鎮亦頗忽忽
多忿躁嘗以忤意殺都押衙袁從範之子宏冀剌知之
乃使親吏持酖遺從範使毒景遂景遂擊踘而渴索漿
從範毒衆以進之暴卒年三十九未斂體已潰元宗素
友愛聞訃悲悼左右欲少慰釋之因妄曰太弟初得疾
忽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酖之
事竟不之知廢朝七日贈太弟謚文成　釣磯立談晉
王景遂性好寶玉嘗以玉杯行酒坐客傳玩以爲希世
之奇贊善張易佯醉抵之地曰貴寶賤士大王不當如
是坐上客皆腭眙失色王斂容謝之自是每慰薦易及
易當使海東王驚趨入白上以爲朝臣如張易不可多
得奈何遠使使之冒犯風濤也上曰無憂也如易之爲
人海神豈敢侮之耶　玉壺清話晉王景遂先主第三
子天資雍睦美姿容性和厚讓皇殂於丹陽遣送葬望
樞哀慟雨淚觀者爲之出涕兄璟繼位立爲儲副固讓

不從改字退夫以見志接物得人歡心喜與賓僚宴詠投壺賦詩好用美玉器每以玉器行酒客傳玩惟贊善張易乘醉抵於地曰輕人貴寶殿下豈當至是耶坐客失色景遂收容厚謝撤以他器嗣王遣易泛海使契丹景遂手頭留之曰朝中如易者幾希宜朝夕左右今泛不測之淵投足之黠虜歸朝莫準嗣王答曰張易奇人海龍王亦懼之景遂一日朝服忽於空中揖讓謂左右曰上帝詔許旌陽召吾偕往須當行矣急入北堂拜辭所生母無疾坐亡贈太傅諡文成

宣城王景達爲鄂王

馬令南唐書齊王景達字子通烈祖第四子元宗之母弟也順義四年旱七月既望雩祀得雨景達以是日生因小字雨師成童爽悟與羣兒異烈祖器之初封信王元宗即位改封鄂王景遷侍中進封燕王及景遂爲太弟以景達爲元帥中書令徙王齊爲理嚴察人多惲之好神仙脩鍊之事記室徐鍇獻述仙賦以諷遂絕所好嘗從元宗遊苑中乘小舟而覆左右惶駭景達入水負元宗出性非善水而能蹈之者忠誠之至也元宗多與宗戚近臣曲宴如馮延已陳覺魏岑之徒喧笑無度景達每呵責之嘗與延已會飲延已欲以詭佞賣恩佯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得忘我景達大怒

入白元宗請致之死元宗慰諭而已出謂所親曰吾悔不先斬以聞太子贊善張易從容謂景達曰羣小構扇其禍不細大王以力未能去自宜隱忍景達由是罕預曲宴每被召輒辭以疾景達雖剛毅而不歷軍容及爲元帥帥師淮上軍政皆出於陳覺署紙尾而已朱元叛諸軍大敗景達與覺遁還金陵上印綬尋拜浙西節度使景達復以用兵之地固辭改撫州元帥自淮南敗績日以酣飲爲務及至鎮委任寮屬怠於視事後主即位就加太師尚書令奉以叔父之禮開寶四年卒於鎮年四十七追贈太弟令葬廬山諡孝昭　陸游南唐書景達在烈祖諸子中最爲壽矣贈太弟諡孝昭遺命留葬江州廬山初景達好神仙道家之說記室徐鉉獻述仙賦以諷行於世

景遏前未王爲保寧王

馬令南唐書江王景遏字宣遠烈祖第五子也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景遏以是日生故小字仁壽烈祖嬖其母种氏而景遏爲季由是愛遇之意過於諸子及种氏得罪景遏尙幼元恭皇后勸之如已出烈祖以其母嘗有改立之請故封爵不加以遠嫌也至元宗即位始封保寧王改封信王出爲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虔人安之時諸王大臣皆喜浮屠而獨景遏

非毀佛書專以六經名教爲事贛縣令卒成喪之日其
尉邵繼良張樂飲酒景逷立奏黜之書記孫峴每能諫
其過失景逷爲之加禮及峴卒厚給其家時人以此美
之後主即位徙王江就拜侍中開寶元年卒年三十二
贈中書令謚昭順　陸遊南唐書景逷元宗後主皆酷
好浮屠羣臣化之政事日弛景逷獨尊六經名教排斥
浮屠不少擕　馬令南唐書先主种氏不知其品秩也
江西良家女性警悟通書計常靚粧去飾而態度閑雅
宛若神仙初進入宮年甫十六久不得幸宋后數數薦
引既承恩寵服御輙亞於后而諸宮罕得進御及生江
王景逷借侈尤甚一日先主幸元子齊王宮遇其親理
樂器先主大怒切責數日种氏乘間言景逷才過齊王
先主作色曰子之過父戒之常理也國家大計女子何
預遂叱內臣捽庭下去簪珥幽于別宮數月命削髮爲
尼先主殂种氏泣曰人彘骨醉復見于此矣其後歸景
逷宮宋太后屢欲甘心賴元宗保全之竟以壽終　江
表志种氏者樂部中之官妓也有寵于永陵生江王景
逷烈祖矜嚴峻鑿有難犯之色嘗作怒數聲金鏞振動
种夫人左手擊飯右手捧匙安詳而
進之雷電爲少霽後封越國太妃

秋改封景遂齊王

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景達爲燕王副元帥盟于昪柩前約兄弟世世繼立封其子冀南昌王江都尹五代史昪卒乃襲僞位改元爲保大以仲弟遂爲皇太弟季弟達爲齊王仍于父柩前設盟約兄弟相繼　馬令南唐書冊母宋氏爲皇太后妃鍾氏爲皇后弟景遂改封燕王弟景達改封鄂王弟景遂改封保寧王長子冀南昌王文武進位有差五月司徒兼侍中徐玠卒秋七月燕王景遂改封齊王拜諸道兵馬大元帥太尉中書令鄂王景達改封燕王拜副元帥宣告中外以兄弟相傳之意以元子南昌王冀爲江都尹東都留守景遂固讓不許蕭儼上疏其畧曰夏商之後父子相傳不易之典惟仰循古道以裕後昆疏奏不報　陸游南唐書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鍾氏爲皇后以鎮南軍節度使宋齊邱爲太保兼中書令奉化軍節度使周宗爲侍中徙封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爲鄂王閩使來弔祭升濠州爲定遠軍秋七月徙燕王景遂爲齊王鄂王景達爲燕王仍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居東宮景達爲副元帥仍部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八月乙卯立弟景遏

爲保寧王　馬令南唐書太子冀元宗元子初封東平
郡公元宗卽位徙王南昌避儲副之位留守東都保大
三年立景遂爲太弟以冀爲燕王依前東都留守八年
移鎮潤州周師至廣陵越人爲寇常州元宗以冀年少不
習軍事召還都冀會將吏問之禆將趙鐸曰大王爲元
帥之重衆心所恃一郤足則部下搖矣冀乃奏多壘之
秋義無就逸乞効用以死報國元宗許之乃命柴克宏
將兵爲援以救常州克宏未至樞密副使李徵古遣使
追而代之冀奏克宏可用果敗越師擒獲甚衆先是有
吳以來戰獲將士皆不殺至是冀盡殺之越人不敢西
嚮者二十年顯德五年始還儲副之地參決國事苑下
有法未幾卒有司以其靖難之功諡宣武句容尉張洎
冀所薦進士也上書論之以太子之德承順孝愛而已
不當標顯武功以垂後世非防微杜漸之旨也其言甚
切元宗善之下其議有司攺諡文獻泊由是知名攺上
元尉遷監察御史冀之門人若是亦可想見其爲人也
　陸游南唐書元宗十子宏冀宏茂後主從善從鎰從
謙從慶從信凡八人可見而從慶從信失其官封又二
人并逸其名鍾皇后生宏冀後主從善從謙自宏茂以
下皆不知其母宏冀元宗長子故唐之末民間相傳識

曰東海鯉魚飛上天而烈祖果育於徐氏因信符讖又有讖曰有一真人在冀州開口張弓向左邊元宗欲其子應之乃名之曰宏冀初封東平公徙王南昌元宗卽位以弟景遂爲兵馬元帥景達爲副元帥誓於烈祖梓宮前約兄弟相傳而出宏冀留守東都及景遂爲太弟又徙鎮潤州封燕王宏冀爲人沈厚寡言周師陷廣陵吳越亦攻我常州元宗念宏冀尚少不習軍旅事遣使召還都部將趙鐸曰王雖富於春秋然元帥之重衆心所恃忽棄其師而歸則部下必亂歸欲何之宏冀善其言聞於元宗卽日大爲戰守之備部分諸將皆悵服士心元宗使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至潤州樞容副使李徵古白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宏冀察克宏有才署謂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危在旦暮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亦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獲其將佐數十人侍於潤州宏冀以時方艱危悉驅出轅門斬之咸壯其志決然元宗以其專誅殺不悅者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歸藩而景達爲元帥奔潰南歸獨宏冀有功遂立爲太子參決政事元宗仁厚羣下多縱弛至是宏冀以剛斷濟之紀綱顏

振起而元宗復怒其不遵法度一日怒甚以打毬杖笞之曰吾行召景遂矣宏冀大懼故景遂遇酖語在其傳元宗旣請盟于周以在位久恥於降屈屢遣使請於世宗欲傳位宏冀使爲大國附庸世宗賜書力止之書辭溫潤畧似敵國元宗乃已世宗遣使至亦別賜宏冀國信以爲常顯德六年七月宏冀屬疾數見景遂爲厲九月丙午卒有司諡曰宣武句容尉張洎上書謂世子之德在侍膳問安今標顯武功埀示後世非所以防微杜漸也洎知元宗猶銜宏冀專殺事其說益出于揣摩元宗果大以爲然改諡曰文獻而洎由此進用 談苑梁沙門寶誌銅碑記多讖未來事云有眞人在冀州開口張弓左右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宏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宏字期以應之而宣祖諱正當之也 文獻通考天福末宣州太平縣掘地得石記云天子冀州人時李景據江表名其子曰冀欲以當之及太祖開統方悟冀州趙地也 冬十月破虔州妖賊張遇賢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初有神降羅縣民家與人言禍福輒中遇賢禱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

留事我是時南海劉龑死子玢初立嶺南盜賊起羣盜千餘人未有所統問神當爲王者神言遇賢遂共推爲帥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官屬羣盜皆絳衣攻剽嶺外問神所嚮神曰當過嶺取虔州遂襲南康節度使賈浩不能禦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有衆十餘萬連陷諸縣景遣洪州營屯虞候嚴思通事舍人邊鎬

馬令南唐書邊鎬不知何許人也事烈祖累遷通事舍人保大初年張遇賢以爲營屯諸軍都虞候查文徽出師建州鎬率洪州屯兵與之俱行遂下建陽剋建泉汀漳等州諸將皆爭功而鎬獨不言人以此多之拜鎬信州刺史八年馬希蕚入潭州楚國大亂命鎬以州兵如界上覘楚九年鎬率所領出宜春遂討長沙破其軍於龍回關希蕚希崇相繼送款鎬盡遷馬氏之族歸于金陵以功拜湖南節度使鎬性柔懦御下無法初平建州

氏所尅獲唯以全活爲務閩人德之號邊羅漢及尅湘潭市不改肆楚人益喜號邊菩薩既而政出多門荏苒無斷人皆失望遂號爲邊和尚由是用事者以尅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於楚鎬不能鎮撫楚人多怨及劉言破益陽乘勝攻長沙鎬不能守挺身宵遁將吏皆奔潰元宗削鎬官流饒州未幾復用世宗伐淮南遣鎬帥師出拒周兵及朱元叛鎬與許文稹皆被擒　陷游南唐書邊鎬金陵人少事烈祖爲通事舍人以通敏稱保大初循州人張遇賢本羅縣小吏有神降於縣之刻杉鎮語人曰張遇賢非常人當事我遇賢往事之會州境羣盜起各擁衆數百無所統相與禱于神神又大言曰張遇賢汝主也遇賢遂稱王改元置百官度嶺襲虔州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陴不敢出遇賢據白雲洞衆十餘萬元宗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率所部討之鎬爲監軍虔有書生白昌裕沈客有謀鎬引與定計刊木開道襲白雲洞會遇賢所事神棄去不復降語賊衆遂潰其裨將李台執之以降策功遷洪州營屯諸軍都虞候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出師伐建州詔鎬爲行營招討洪撫饒信獄等州諸指揮都虞候從文徽行然衆幾數千戰敗退舍元宗閉之遣何敬洙祖全恩姚鳳來

援敬洙與鎬進兵奪其險要自崇安進次赤嶺與建兵方相持爲背水陣文徽使驍騎出建兵之後與敬洙鎬夾擊大破之遂取建州降王延政復取漳州事平諸將皆爭功鎬獨無一言七年楚馬氏兄弟相攻希萼雖勝而尤無道元宗知楚難方殷以鎬爲信州刺史領屯營兵兼湖南安撫使駐袁州萍鄉有警許便宜從事楚人果復廢立鎬自萍鄉帥師入潭州遷馬氏之族及文武將吏于金陵遂拜潭州節度使南漢將潘崇徹攻郴州鎬出兵爭之敗績遂失郴州懼南漢寇邊未已請除道全二州刺史詔以廖偃爲道州刺史張巒權知全州然湖湘之憂實不在南漢也自馬氏廢立以來帑藏空竭土地既歸我焉延已爲相矜平楚之功不欲取費於國專捨斂楚人以給經費人心已離鎬柔而無斷日飯沙門希福紀綱頹弛不之問初成師朗來歸以其所部爲奉節軍從鎬入楚廩給薄于楚之降卒偶語怨望而糧料使王紹顏每給奉節糧輒刻削之軍校孫朗欲殺紹顏紹顏匿鎬困下得免官屬請斬紹顏以謝將士鎬不聽郎乃謀殺鎬及紹顏據湖南歸中原夜率所部取火燒府門火輒不發鎬久傳漏者覺之以告鎬出衙兵與鬭勝負未決鎬命吹角亂兵少以爲將旦亟斬關奔朗

州盡以潭州虛實告劉言言久懷叛志得朗言大喜遣其將王進逵周行逢來攻鎬亦備言已而聞人謂忠順領意信之及言兵已拔益陽遂夜棄城出奔列城皆潰盡喪楚地坐削官流饒州而他將棄城者皆斬湘中謠言馬去不用鞭至是而驗十四年周師大入齊王景達爲元帥出兵援壽州起鎬爲大將戰敗被執世宗命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及元宗割淮南地請盟世宗乃歸鎬卒于金陵

卒兵攻之遇賢問神神不復語羣盜皆懼遂執遇賢以降

馬令南唐書冬十月庚戌有星孛于東方妖賊張遇賢聚衆十餘萬陷虔州諸縣虔州城守遇賢據白雲洞命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禮通事舍人邊鎬討賊鎬以思禮擒遇賢及賊副黃伯雄謀主僧景全斬於建康市以嚴思禮爲海州刺史邊鎬爲洪州屯營諸軍都虞候百勝軍節度使賈浩爲監門衛將軍池州安置以饒州刺史李翱爲百勝軍節度使留後 陸游南唐書冬十月庚戌有星孛于東方嶺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詔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帥師討之以通事舍人邊鎬監其軍其後擒遇賢及其黨黃伯雄僧景全斬于金陵市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邱爲鎮海

軍節度使　王壺清詰虔州妖賊張遇賢循州縣小吏也縣村有神降於民與人交語不見其形言禍福輒中民號依之遇賢因置香果於神神謂衆曰張遇賢是第十八尊羅漢可留事我遇賢親聞之遂留其家奉事甚謹既而羣盜大起無所統一乃禱於神求當爲主者曰張遇賢當爲汝主衆因推爲中天八國王改年爲長樂辟置百官神曰汝輩可度嶺取虔羣盜奉遇賢襲南康虔州節度使賈浩始甚輕之殊不設備賊衆蟻聚遂至十萬遇賢自擇嵓際據白要洞造宮室羣劫四出攻掠無度李主環遣都虞候嚴思討之邊鎬監軍環諭鎬曰蜂蟻空恃妖幻中無英雄至則可擒果至速敗其衆遇賢曰窘告神神曰吾力謝福衰庇汝不及善自爲處遂執之斬於建康市　馬令南唐書張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縣之刻杉鎮有神降于民家所言禍福輒驗選賢往禱之因留奉事甚謹會羣盜大起各擁數百衆相與禱於神求爲王者神曰張遇賢是第十六羅漢當爲汝王於是共推遇賢爲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署置百官皆衣絳衣遇賢庸懦無統御之畧賊帥各以便宜攻剽州縣告其進退而已屢爲州兵所窘復告于神神曰可度嶺取虔州當成大事遇賢遂襲南康百勝軍節度使

賈浩始輕之不設備賊衆連陷諸縣州兵擊之不勝浩
戒嚴城守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營署軍盆四出攻刼
未幾通事舍人邊鎬洪州屯營都虞候嚴思禮各帥師
數千出援虔州敗衆大敗焚其營署走數十里又敗之
遇賢困窘復告于神神神不復語遂棄營潛遁賊帥李台
知其無神也執遇賢及其副黃伯雄謀主僧景全皆斬
于建景以馮延已馬令南唐書馮延已字正中廣陵人
康市也父令頵事本郡爲軍吏烈祖署爲
歙州鹽鐵院判官稗將樊思蘊作亂燒營而火及令頵
第叛州卒皆釋兵救火其得人心如此時刺史咼言病甚
中外不知存否人心恟恟乃延已年十四徒步入見言復
傳言教出謝將吏人情乃安及長有辭學多伎藝烈祖
以爲秘書郎使與元宗遊處累遷駕部郎中元帥府掌
書記與陳覺友善自結於宋齊邱以固恩寵同府在已
上者稍以計遷出之元宗愛其多能而嫌其輕脫貪求
特以舊人不能離也孫晟面數之曰君常鄙晟晟知之
矣文筆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諛
佞不如君也然上置君於親賢門下者期以道藝相輔
不可悞邦國大計也聞者韙其言烈祖季年亦惡之復
爲常夢錫彈劾必欲斥去未果而烈祖殂元宗即位延

已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一日數見元宗不悅曰書記自有常職此各有所司何其繁也由是少止遂與宋齊邱更相推唱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復與其弟延魯交結魏岑陳覺查文徽侵損時政時人謂之五鬼保大四年自中書侍郎拜平章事時論不平出鎮撫州亦無善政延已無才而好大言及再入相乃言已之智畧足以經營天下而人主躬親庶務宰相備位何以致理於是元宗悉以庶政委之奏可而已延已遲疑顧望責成胥吏之手又常笑烈祖戢兵以爲齷齪無大畧安陸之役喪兵數千而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大事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宴樂擊鞠不輟此則眞英雄主也故蠹國殃民實此之由爲相之後動多狥私乃而故人親戚殆於謝絕與弟延魯如仇讐延魯所生乃延已之繼母也亦至疏隔既失湖湘人皆歸咎延已自㓜元宗復使親政割地之後始乞罷相乃罷爲宮傅逾年卒年五十七著樂章百餘闋其鶴冲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章鑾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謠詞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元宗樂府辭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已有風作起吹

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爲警策元宗嘗戲延巳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初蕭儼深惡延巳常延斥之及儼爲大理卿斷獄失入舉朝皆欲誅儼獨延巳力爭以爲赦前失入罪不當死儼終獲免人皆韙之以謂裴晃損怨無以加此

陸游南唐書馮延巳字正中一名延嗣廣陵人父令頵事烈祖至吏部尚書致仕延巳嘗爲歙州鹽錢院判官刺史滑言病篤或言已死人情頗詢詢延巳年十四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烈祖起家授秘書郎元宗以吳王爲元帥用延巳掌書記與陳覺善因覺以附宋齊邱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之於是無居已右者元宗亦頗悟其非端士而不能去延巳負其材蓺狎侮朝士嘗謂孫忌曰君有何所解而爲丞郎忌憤然答曰僕山東書生鴻筆藻麗十生不及君詼諧歌酒百不及君諂媚險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賓君於王所者欲君以道義規益非遣君爲聲色狗馬之友也僕國所無解君之所解者適足以敗國家耳延巳慙不得對給事中常夢錫屢言延巳小人不可使在王左右烈祖感其言將斥之會晏駕元宗立延巳喜形于色未聽政屢入白事元宗方哀慕厭之謂曰書

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爲不憚煩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四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爲太子少傅頃之拜撫州節度使以母憂去鎮起復冠軍大將軍召爲太弟太保領潞州節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巳數居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姦遂肆爲大言謂巳之才畧經營天下有餘而人主弱攬庶務大臣備位安足致理元宗果謂然悉委以政凡事奏可而已延巳初以文藝進實無他長紀綱頗弛胥吏用事軍旅一切以委邊帥無所可否愈欲以大言蓋衆而惑人主至譏笑烈祖戢兵以爲齷齪無大畧嘗曰安陸之役喪兵數千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天下事今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擊鞠未嘗少輟此眞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朗州劉言叛勢張甚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巳與孫忌曰湖湘之役楚人求息肩吾之出師不得已耳今若援劉言旌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國其庶幾平忌節欲奉行延巳方以克楚爲功乃曰本朝出偏師平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其二傷威毀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取資于國以損其功遣使于長沙調兵賦苛征

暴歛重失民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何覺而動朝論籍籍延已力求去而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盡失江北地始罷延已猶爲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亟太子太傅建隆元年五月乙丑卒年五十八諡忠肅延已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尤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識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爲樂府詞元宗嘗因曲宴內殿從容謂曰吹皺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已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時喪敗不支國幾亡稽首稱臣于敵奉其正朔以苟歲月而君臣相謔乃如此延已晚稍自厲爲平恕蕭儼嘗廷斥其罪及爲大理卿斷軍使李甲妻獄失入坐死議者皆以爲當死延已獨揚言曰儼爲正卿誤殺一婦人郎當以死君等今議殺正卿他日孰任其責乃建議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更赦宥宜加宏貸儼遂免人士尤稱之

南唐近事馮延已鎮臨川聞朝議已有除替一夕夢通舌生毛翊日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剃也相公其未替乎旬日之間果已寢命

侯鯖錄余任在中都見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詞下云馮延已三字詩中復云聖壽南山永同恐延已作也詞云銅壺漏滴初晝高閣雞鳴半空催起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珠櫳階

前御柳揺絲仗下宮花散紅鴛死數行曉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拜聖壽南山永同　常夢錫

爲翰林學士

馬令南唐書常夢錫字孟圖少警悟通書記事岐王李茂貞爲秦隴判官茂貞卒從儼襲位補寶雞令從儼左右有惡之者夢錫渡淮詣廣陵烈祖辟致門下薦爲大理司直從至金陵爲觀察推官烈祖受禪拜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每從容奏事烈祖以爲有識量命直中書省參掌詔命夢錫重厚詞氣方直多知故事除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門下機務多委焉夢錫數言時政繁碎宜修復舊典爲後代法又言宋齊邱陳覺姦邪馮延已魏岑並小人不宜左右春宮元宗即位許以翰林學士待之而以齊邱故黜爲池州節度判官及齊邱罷召爲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時特置宣政院於內庭命夢錫專掌逾年罷宣政院爲學士如初既而姦黨愈熾夢錫終不能勝遂稱病縱酒希復朝謁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吏兵二部以夢錫人望求爲長吏以自重乃除戶部尚書知省事固辭不獲署紙尾而已夢錫無子以其壻王繼沂掌家務或言繼沂亂內夢錫盡出妻妾室爲之一空奏黜繼沂于虔州時馮延已爲相劾夢錫貶饒州團練副使病留廣

陵東都留守周宗常敦喻之明年羣復爭改吏部侍郎轉禮部尚書割地之後公卿在座有言及大朝者夢錫笑曰羣公常欲致君為堯舜何故今日自為小朝耶座皆失色每公集任往暗嗚大吒以故不為士大夫朝景慕然其循公忘私固亦古之遺直也顯德五年卒年六十一踰月宋齊邱敗元宗歎曰夢錫生平欲殺齊邱恨不使見之贈左僕射

陸游南唐書常夢錫鍾謨李德明分掌兵吏諸曹以夢錫人望言於元宗求為長吏拜戶部尚書知省事夢錫恥為小人所推薦固辭不得請唯署牘尾無所可否夢錫人文章典雅有承平之風歌詩亦清麗然絕不喜傳於人剛褊少恕每以直言忤物嘗與元宗苦論齊邱事元宗辯博曲為解釋夢錫辭窮乃頓首曰大姦似忠陛下若終不覺悟家國將為墟矣元宗不答而心善之及割地降號之後公卿在坐有言及周宗以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汝輩嘗言致君堯舜何故今日自為小朝邪眾皆默然散去每公卿會集輒暗嗚大吒驚其坐人以故不為時所親附然既殁皆以正人許之雖其仇讎不敢訾也

馮延魯為中書舍人

馬令南唐書延魯延己異母弟也初為江都判官累遷水部員外郎中書舍人延魯銳於進趨常欲

用事四方以要功名延已詰曰士以文行飾身勤恪居職則寵光至矣何用行險以圖祿利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悒悒待循資爲宰相也建州之役雖查文徽尸其事而延魯實贊之閩人先苦王氏亂政聞唐師至皆伐木開道壺漿奉迎既克建州軍無節制大掠數日民不堪命故雖下其地而人皆解體劉從效李仁達之徒得以鳩集其民專據郡縣者因其隙也及陳覺矯命討晉安表言朝夕可克元宗不得已發諸路兵應之延魯亦請行拜南面監軍使李仁達求救於越越人遣兵助守既而延魯魏岑王崇文等各領兵萬數四面俱至圍城數匝聲動天地有國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延魯等各矜爲已功掎角不相應諸將皆息莫肯用命故兵勢雖盛而城久不下越之救兵無所施力欲出不可越人復以舟師浮海而至旁岸阻濘不可登延魯軍中集射之舟人戢矢如蝟延魯曰城所以不下者恃此救也今不與之戰則褁糧坐甲何爲哉不如却軍俟其登岸盡殺之城必降矣裨將孟堅諫曰賊勢已窮堅困之功在刻漏延魯不聽越人登岸果致死力延魯遇敵先走其下皆潰孟堅死之諸軍相次亦潰士之戰死者無幾而軍資器械委棄畧盡元宗大怒命鎖延魯陳覺

至建康韓熙載劾奏請置之死宋齊邱固爭乃流延魯于舒州未幾復用爲東都留守延魯初至自晉安身被五木鎮鑰甚固延已歎曰弟不肯爲循資宰相一至於此兄弟由是有隙淮甸兵起延魯棄揚州削髮爲沙門逃歸周人執之歸于京師時誚之曰執節分符始作大軍之帥披緇削髮潛爲行腳之僧割地之後世宗以爲刑部侍郎遣歸報聘遂留金陵拜戶部侍郎建隆初李重進來乞師元宗命延魯出告其使曰吾不相救非乏兵也大丈夫不得志而反固有之矣但不得其時爾昔周世宗初崩人心未一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反今天下晏然乃以一城之地抗萬乘之師此自速死爾吾安能救速死之人乎太祖皇帝親征延魯入貢太祖曰爾國連吾叛臣乎延魯徐曰陛下徒問之而未知之乃以實對太祖頷之因曰朕以大軍渡江爾國能拒朕乎延魯曰重進天下之姦雄陛下一鼓平之蕞爾江南安足以抗天威但士大夫感其主恩有必死之志陛下能棄數萬之卒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設險風波不常儻進未尅城退乏糧道亦官守之責也太祖笑曰聊戲卿爾吾與江南大義已明何至於此乃須師

陸游南唐書馮延魯字叔文一字謐少負才名烈祖時

與兄延巳俱事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爲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者聞之歎曰封疆多難駕御賢才必以爵祿延魯一言合指遽置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然元宗愛其才不以爲躐進嘗內宴出寶器貯龍腦數斤賜羣臣延魯曰臣請劾陳平均分之比遍賜猶餘其半輒曰敕賜錄事馮延魯拜舞懷之元宗爲懽笑而罷保大中師出平建州以延魯爲監軍之使諸將欲乘勝遂取福州樞密使陳覺欲自爲功乃請銜命宣慰召李宏義入朝既見宏義不敢發自還至劍州矯詔起邊兵命延魯將之元宗雖怒覺之專兵業已行因命延魯爲南面監軍使陳覺及王崇文魏岑會攻福州取其外郛會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蝦浦將捨舟而濟淖不可行方布竹簀登岸我軍曹射之簀不得施延魯曰宏義不降恃此援耳若麾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半地盡剿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爭曰援兵已陷死地將盡力與我戰勝負殆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至岸鼓譟奮躍而前與城中夾擊我延魯敗走俘馘五千人孟堅戰死諸軍遂大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數十萬國帑爲之虛耗延魯引佩刀自刺人救之不殊朝廷議卽軍中斬延魯及覺既有

命矣會宋齊邱以嘗薦覺使福州自劾乃詔械延魯覺還金陵屬吏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會赦復少府監元宗擇廷臣爲巡撫使分按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鍇上疏論其多罪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部侍郎出爲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延魯竄廢自髡衣僧服而逃被執世宗釋之賜衣冠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占奏詳華賜予加厚留大梁累年遷刑部侍郎得還拜戶部尚書宋興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伏誅元宗遣延魯朝于行在太祖將乘兵鋒南渡旌旗戈甲皆列江津厲色詰延魯曰爾國何爲敢通吾叛臣延魯色不變徐曰陛下徒知其通謀未知其事之詳也重進之使館于臣家臣主令臣語之曰大丈夫失意而反世亦有之但時不可耳方宋受禪之初人心未定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反今內外無事乃欲以數千烏合之衆抗天下精兵吾寧能相助乎太祖初意延魯必恐懼失次及聞其言乃大喜因復問曰諸將力請渡江卿以爲何如延魯曰重進自謂雄傑無與敵者神武一臨敗不旋踵況小國其能抗天威乎然亦有可慮者本國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死生固無降理大國亦捐數萬人乃可況大江天塹風濤無常若

攻城未下饟道不繼事亦可虞太祖因大笑曰朕本與卿戲耳豈聽卿游說哉會捕重進叛卒日戮數十人延魯因奏事言曰叛者獨一重進乎亦衆人乎謂衆人則陛下應天順人烏有此理獨一重進則脅從者何罪太祖感悟後獲者皆貸不誅厚賜遣延魯歸南渡之師由是亦輟後主嗣位延魯頗自伐奉使之功嘗宴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飲因不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主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入朝太祖授旄節留之闕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能朝太祖待之素厚至是尤憐之遣使挾太醫護視詔不放還金陵卒于家

江表志馮謐朝堂待漏因話及明皇賜賀監三百里鏡湖今不敢過望但得恩賜元武湖三十里亦足當矣徐鉉曰國家不惜元武湖所乏者賀知章耳

南唐近事金陵城北有湖周迴數十里幕府雞籠二山環其西鍾阜蔣山諸峯聳其左名園勝境掩映如畫六朝舊跡多出其間每歲菱藕罟網之利不下數十千建康實錄所謂元武湖是也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坐間馮謐因舉元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信爲盛事又曰予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暢予平生也吏部徐鉉怡聲而對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

後湖所乏者知章耳馮大有慙色

陳覺爲樞密使

馬令南唐書陳覺宋齊邱之客也齊邱薦爲楚王景遷教授累遷兵部侍郎宣徽使覺在外姦佞苛酷及居家不能制義於一妻其妻李氏妒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宋齊邱嘗選三婢予之頗有容質李氏亦無難色奉事三婢禮如舅姑晨夕承侍未嘗輒離左右人問其故則曰此令公寵侍之人見之若面令公敢据慢耶三婢不自安求還宋第覺唯唯聽從而已李仁達據福州齊邱因薦覺有智畧可使喻旨於仁達必不勞寸刃坐致闕下元宗許之乃以覺爲福州宣諭使既至說仁達入覲仁達曰安撫未定請俟宅年入覲覺還至建安恥說之不行乃矯制發建汀撫信之兵在討之既而諸軍皆潰之士戰死者無幾國用遂爲一空於是鎖覺送建康中外皆謂其必誅而齊邱上表爲請乃赦之流覺于蘄州未幾復用如初及救壽春又與朱元有私隙而窘之太甚卒致元叛淮甸既陷舉國震恐齊邱等因之以圖變覺與李徵古俱爲樞密副使徵古每於言議無復臣禮覺請元宗深居後宮委國事於宋公臣時得入奉從容譚釋老而已元宗以羣情方撓不欲暴其事及使中原回乃罷近職覺以世宗之命告元宗曰江

南連年拒命知是宰相嚴續所爲可殺以謝過元宗知
其與續有宿嫌也不信鍾謨請覆實其事乃遣謨告謝
責已言非續之罪世宗大驚曰續果能如是乃忠於所
事也何罪之有朕爲天下王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報
元宗乃下令數覺前後罪惡貶饒州安置使殺于路
陸游南唐書陳覺揚州海陵人烈祖以東海王輔吳作
禮賢館聚圖書萬卷及琴奕游戲之具以延四方賢才
政事之嚴多與之講評古今覺亦預焉烈祖居金陵以
炎子景遷留東都爲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轉政命覺
爲之佐謂日吾蚤莫與賢士相接今老矣尙未達天下
事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君子無憚也景遷卒還朝爲宣
嶽副使烈祖晚多暴怒近臣多得讒罰覺心懼稱疾家
居累月以宣遺詔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元宗不
從遷光政院副使太僕少卿覺有兄居鄉里時海陵已
爲泰州覺兄犯法刺史褚仁規竄之覺挾私怨畜譜仁
規貪殘侍御史王仲璉亦劾之元宗薦其罪止罷刺史
仁規忿上章自訴元宗命覺馳往鞫之仁規惶恐伏罪
覺還係其罪狀甚衆詔賜死覺之竊弄威福蓋始于此
覺與李徵古皆宋齊邱客徵古者袁州宜春人於齊邱
有中外事齊王景達爲宮官齊邱告歸九華適年不召

徵古使其僚謝仲宣諷景達言于元宗曰齊邱先帝布衣之舊雖不用不當棄之齊邱既召歸益以腹心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時唐兵初得建州諸將皆用其鋒攻取福州齊邱獨薦覺爲宣諭使召節度使李宏義入朝可不勞寸刃盡得閩地元宗意方向覺遂遣之既至宏義倨甚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劍州恥于無功矯詔召宏義自稱權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馮延魯將之攻福州敗績衆潰而歸死者萬計亡失金帛戈甲之類不可勝數朝論謂必死元宗亦怒欲寘軍法齊邱上表待罪實營救覺等馮延已助之於是才貶蘄州逾年復起任事始與徵古爲死黨相倡和如出一口淮南兵興我師屢北度不可復支元宗遣鍾謨李德明孫忌王崇質使周世宗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罷兵世宗不許而壽州日危蹙德明懼乃白世宗言願寛臣數日之誅歸白寡君盡獻淮南地周乃遣德明王崇質先還德明至金陵盛稱周兵之彊請必割地元宗不悅齊邱覺徵古素惡忌及德明摘語王崇質使異其詞徵古覺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褊忿知見排擯袂大言周師必克元宗遂斬德明于都市覺徵古勢焰益薰灼道路以目德明既誅不復議請盟乃命齊王景達率大

兵拒周而以覺爲監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無決戰意朱元數有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潰覺歸爲樞密使如故而徵古爲副使不以敗事自咎方相與挾齊邱爲耐久計議事元宗前橫甚元宗嘗言及家國感慨泣下徵古輒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涕泣何爲飲酒過量耶乳保不至耶帝色變左右股栗而徵古驁然自若司天言天文變異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曰此固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徵古遽以爲誠言輒曰天命如此宜使宋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俟國事定歸政未晚元宗亟召中書舍人陳喬草詔實出于憤怒喬固陳不可元宗嘻笑而止周師益進世宗駐迎鑾鎮元宗遣覺奉表貢方物覺至迎鑾見周之戰艦陳列江津且南渡矣大懼請遣人取本國畫江爲界表世宗可之覺頓首謝退遣其屬劉承遇南還以告畫江稱藩奉正朔之議遂決周亦班師遣覺還錫賚豐渥覺將發獻詩一首敘感別賜金器百兩初覺徵古以德明請割地爲賣國誅死及是覺身自爲之使還以兵部尚書致仕徵古先出爲洪州節度副使時晉王景遂爲帥不堪徵古之傲狠常欲斬之自拘於有司左右力諫乃已鍾謨自周還屢言齊邱覺徵古之罪不可容覺嘗傳世宗之

語告元宗曰聞江南拒命謀出其相嚴續當殺續以謝我元宗知覺與續有宿怨疑之謨請至周覆實其事元宗遣謨行以手表引告且言非續之罪世宗省表大驚曰嚴續能拒命乃忠臣朕為天下主其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具奏之元宗大怒齊邱既斥覺亦責授國子博士饒州安置遣殺之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于洪州

魏岑

馬令南唐書魏岑字景山鄆州人也篤學強識而拙於屬文常游覽四方凡天下山川勝勢風土美惡無所不知遊亂淮南署郡從事久不得志數以計策干宋齊邱薦授校書郎尤好諛佞善揣人意元宗即位銳意天下有克復中原之志岑請親祀南郊元宗曰俟天下為一然後告謝天地及下南閩意以為諸國可指麾而定岑因侍宴自言臣少遊元城好其風物陛下平中原日臣岑獨乞任魏州元宗許之岑趨墀下拜謝人皆以為佞保大六年李守貞乞師以岑兼沿淮巡撫使聞守貞敗罷為屯田使入為兵部侍郎拜樞密副使　陸游南唐書覺延魯攻福州岑為監軍應援使三人者猜惰專恣如一軍敗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岑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并岑誅之於是貶太子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乃力請出兵

赴救於是元宗從之因以岑爲沿淮巡檢使無功而還岑自復進姦諂彌甚鍾謨李德明亦用事其趙向與岑雖異而迷國則均戶部員外郎范沖敏懷不平休大將王建封上疏請盡逐之更用正人元宗怒併置沖敏建封於死岑自謂得王眷愈無所憚壽州節度使劉彥貞以厚賂給岑爲與援岑所得不可數知遂肆言稱彥貞爲將如韓白治民如龔黃其敢爲誕欺如此元宗方倚以柄任會見沖敏爲厲召道士上章詛天未幾而卒

查文徽爲副使 馬令南唐書查文徽不知何許人也用宋齊邱薦授元帥府掌書記遷秘書郎

元宗即位拜中書舍人保大中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弑其君曦遣使告亂馮延巳請執其使以伐閩俟以民疫寢其議文徽獨以爲可討王延政首亂宜攻自建州議者多不從唯馮延魯贊之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門當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爲陳進兵之計文徽因是央行遊鎬帥洪州屯兵與文徽會建安之民苦王氏亂政皆伐木開道以迎我師遂下建陽方且傳檄諭福州而王延政先遣統軍使吳承祐以遊兵巡福州境給曰唐爲我討賊大軍至矣福州信之裨將林仁翰殺連重遇函其首歸承祐延政以其子繼昌守福州親帥衆以

拒文徽文徽始以福州之亂伐閩至此延政已平福州五郡之兵大集敵勢甚盛文徽等次于蓋竹退復屯建陽啟求齊師臧循監偏師屯邵武縣縣民擒之斬于建州市元宗復遣祖全恩何敬洙卒萬人至建陽與延政隔谿水而陣全恩使建陽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裨將武彥思馬存貴以輕銳繼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退而守城福州復亂李仁達殺繼昌及吳承祐以卓儼明爲主儼明老僧也徒衆數千目有重瞳垂手過膝故推立之既而無統御之畧仁達復殺之而自稱留後延政益不振建州無險要日西巖延平津相繼下俄克建州執王延政歸于建康漳泉汀皆平而唯福州羈縻而已遂以文徽爲撫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拜建州節度使及陳覺矯命敗績福州遂屬吳越後二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逝文徽與建州刺史陳誨帥舟師應福州以兵出迎誨曰越人寡信未可速進文徽曰久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等元宗送先進等還越越亦歸文徽　陸游南唐書查文徽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閩人困之雖不識必齊之家本富坐是窮空

不悟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入其家盡取去文徽不言雖隣里莫知者久之盜敗于旁邑移文訊驗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偉其論宋齊邱亦稱薦之徐知誥領浙西以文徽爲其判官或獻玉杯知誥喜酬以錢百萬趣開宴出杯行酒至文徽偶墮地碎一坐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禪入爲監察御史元宗立進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樞密副使閩主延羲與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而延羲爲其下所殺推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爲延政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里巷少嘗爲賈入閩習知其山川險易爲陳進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爲江西安撫使令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銳于成功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爲將從文徽攻建州建人厭王氏之亂伐木開道迎我師行次蓋竹遇建州兵至又聞泉漳汀州皆歸延政恐懼退保建陽時臧循亦爲別將屯邵武延政襲破之獲循斬于建州軍聲大挫元宗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鎬與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州兵大敗潰去遂傅其城雖下建州諸軍無紀律殺掠無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元宗

抑而置不問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福州建州留後由是文徽益自用時李宏義挾吳越兵據福州僞遣諜來告福州亂文徽喜率劍州刺史陳誨赴之誨將舟師至福州城下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文徽以步騎繼至宏義陽遣卒數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文徽傳令徑入其城陷伏中大敗墜馬被執送錢塘將士死者萬人元宗遣使歸馬先進于吳越而求文徽吳越王遣還將發為置酒寘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元宗使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有頃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為然猶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降周坐親黨安置宣州卒年七十　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謚曰宣

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已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者不可用景不納南唐近事夢錫為翰林學士剛直不附貴近側目或謂曰公能直私門何以為樂常曰亟幃痛飲面壁而已　釣磯立談烈祖初造唐勞心五十餘年須髮為之早白其所以側席傾延天下之士蓋可謂無所不至者矣然僅得宋齊邱孫忌李建勳等數人而已就數人中孫與宋不能

善終而鍾山公久雅尚廉退是以三世開國而譜傳所錄無大可紀者當是時天下瓜裂中國衣冠多依齊臺以故江南稱爲文物最盛處然其濯濯如此云爾及宋子嵩用意一稱變羣儉人乘資以騁二馮查陳遂有五鬼之目望風塵而投款者至不可以數計彼正人端士雖數路廣取勞謙遲久而不可以多得翕訿詭隨之黨順風一呼而肩摩踵决唯恐其不容天意之不齊乃至於是

十二月景下令中外庶政委齊王景遂參决惟陳覺查文徽得奏事羣臣非召見者皆不得入給事中蕭儼上疏切諫不報

馬令南唐書蕭儼廬陵人也甫十歲詣廣陵以童子擢第及長志量穩正交不苟合授秘書省正字烈祖受禪遷大理司直拜刑部郎中明清平恕號稱職烈祖季年性卞急羣臣多貽訶責陳覺居近職不自安請告數月烈祖殂覺以宣遺詔日出參儼劾曰陳覺側聆私室以俟升遐請案其罪不許元宗即位委政齊王景遂馮延巳魏岑之徒因以隔絕中外儼上書極論遂出聽政升元之法禁以良人爲賤賣奴婢者通官作券至是馮延魯等欲廣置妓妾因矯遺

制許民私賣已子儼駁曰此非大行之命延魯嬌為之
爾昔延魯為東都判官上疏貧民不自給者聽鬻已子
大行問臣臣曰往者陛下出府金以贖民子故得天下
歸心大寶自　至今乃許民賣子以資豪民非防微之
道也由是延魯之請不行今復行之故知其嬌先旨也
議者以遺詔已出不可改遂行烈祖山陵儼與韓熙載
江文蔚同定禮儀謚法遷大理卿兼給事中因斷獄失
入用事者欲誅之賴宰相馮延巳固爭以謂赦前失入
罪不當死遂貶南昌令因歸葬廬陵幞巾素裾詣郡聽
設拜敬守桑梓言談服御不改鄉俗會讌故老姻舊語
笑雍穆能復舊官後主初嗣位屢與嬖倖對奕儼入白
事舉奩投于地後主大怒曰汝與魏徵孰愈儼從容曰
臣若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默然罷奕儼秉身
方直彈奏不阿百官貴戚斂衽避之歸皇朝以老病居
鄉里因訟至郡言辭舛錯郡倅不知其疾以為愚謬乃
詰之曰江南用汝輩為正卿不亡何待卒年七十至無
一金　陸游南唐書元宗初以國讓景遂羣下持不可
乃以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景達副之宣告國中以兄
弟相傳之意儼極諫謂夏殷以來天下為家父子相傳
不易之典也景遂景達亦固讓不敢當然元宗意愈確

不之聽江文蔚韓熙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獨建言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已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應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爲當遂用之保大二年元宗終欲傳位景遂下詔命揔庶政惟樞密使魏岑查文蔚許奏事餘非特召不得對上疏力爭會宋齊邱賈崇皆以爲不可遂收所下詔其後元宗於宮中作大樓召近臣入觀皆歎其宏麗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元宗怒貶舒州副使孫忌爲觀察使遣州兵給儼貫防衛之儼謂忌曰僕以言獲罪耳願命之曰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豈不重於僕予反見防何也忌懇卽徹去姚氏殘語江有李于宮中起樓甚高衆皆歎美蕭儼獨曰恨樓下無井以此不及景陽樓　南唐近事昇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法廬陵村落問有豪民暑雨初霽曝衣篋于庭中失新潔衾服衣少許計其資直不下數十千居廬僻遠人罕經行唯一貧人隣垣而已周訪蹤狀必爲隣人盜之乃訴于邑邑白郡郡命吏按驗歸罪于貧人誣服爲盜詰其贓卽言散鬻于市巷不勝捶掠也赴法之曰冤聲動人長吏察其詞色似非盜者卽未刑戮遂具案聞於朝廷烈祖命員外郎蕭儼覆之儼

持法明辯甚有理聲受命之日乃絕葷茹齋戒理棹冥禱神祇晝夜兼行佇雪冤枉至郡之日索案詳約始末迄無他狀儼是夕復焚香于庭稽首冥禱願降徵戒將行大辟翌日天氣融和忽有雷雨自北起至失物之家震死一牛盡剖其腹腹中得所失衣物乃是爲牛所噉猶未消潰遂赦貧民而儼驟獲大用 侍衛軍都虞候賈崇詣閤求見景曰臣事先朝三十年見先帝所以成功業者皆用衆賢之謀故延接疏遠未嘗壅隔然下情猶時有不達者今陛下新即位所信用者何人奈何頓與臣下隔絕臣老即死恐無復一見顏色因泣下嗚咽景爲之動容引與坐賜食而慰之遂寢所下令馬令南唐書十有二月下令中外庶政並委齊王景遂參決文武百司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見不得見蕭儼上書極論曰元帥開府人猶驚駭況委之大政而羣臣不得時見臣恐中外隔絕姦人得志

非陛下之利也書奏不報侍衛軍都虞候賈崇詣閤求
見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每見延接疎遠未嘗壅隔羣
下之情罔有不逵今陛下始即位所委任者何人而頓
與羣臣謝絕深居邃處而欲闡民瘼猶惡陰而入于隧
道也臣老矣長不復奉顏色因涕泗鳴咽帝深爲感動
引與之坐賜食而出始以手札批諭儼等曰旻天不予
降此鞫凶越予小子常恐弗類于厥德用爽于厥躬故
退處恭黙思底于道而壅隔之弊以爲卿憂惟予小予
實生厲階由是所下之令遂寢　陸游南唐書保大二
年春正月辛巳詔齊王景遂總庶政惟樞密副使魏岑
查文後得奏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初烈祖允愛景遂帝
奉先志欲傳以位故有是詔宋齊邱蕭儼皆上書切諫
末見聽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閤請見曰臣事先帝三十
年孜孜詢察下情猶患壅隔陛下始仰位所委何人而
頓與臣下疎絕如此因鳴咽流涕帝感悟命坐賜食遂
收所下詔　江南野史齊邱疏云臣事先朝逍三十年
每議論之際常恐朝廷百官之中有忠赤苦口之人壅
蔽不得達其意懼今始即位而不與羣臣朝見是陛下
偏學獨任自聖特賢而已是以古帝王一人不能獨聞
假天下耳以聽一人不能獨明假天下目以視故無遠

邇羣情世態不必親見躬聞而可得知之蓋能延接疏越異方之人未嘗隔絶也今深居邃處而欲聞民間疾苦猶惡陰而入于隧道也然臣老矣墓木亦既拱矣桑榆之景而可待以旦乎初宋齊邱爲昇謀篡楊氏最有力及篡成乃陽入九華山昇屢招之乃出昇僭號未幾齊邱以病罷相出爲洪州節度使景立復召爲相陳覺魏岑等皆爲齊邱所引用而岑與覺有隙譖覺于景左遷少府監齊邱亦罷相爲浙西節度使齊邱不得意願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馬令南唐書時宋齊邱周宗爲左右丞相齊邱專執而宗純謹自守及上心既悟齊邱乃言其非便帝曰公何不早誨我遂罷齊邱爲浙西節度使齊邱黨與隆纖造作飛語以誣宗宗泣而上訴帝知之弗問宋齊邱上表乞歸九華舊隱許之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釣磯立談宋子嵩初

佐烈祖招徠俊傑布在班行如孫晟韓熙載等皆有特操議論可聽及晚年或於陳覺馮延己等更疎薄平時素所知獎者新進用事之人聲勢氣燄往往炙手可熱孫丞相等嘗所歎咤一日晟間見齊邱曰君侯以管樂之材當阿衡之地好惡舉動不可不審且人主所與共心意者近則法從數君子遠則七人之列與三院御史皆繩愆糾繆之任又勸講金華所以開發上聽羽儀儲宮所以隆重國本皆須搜擇碩德其性方整重質有守而不回邪之人比日所除羣聽尚且不惙將復何所冀耶齊邱曰無忌素以大量稱號能容同異者方今大業草創實藉衆俊奈何鉄稱而衙較且人全材實不易得若以一節一目而廢其爭常僕懼無時而可以得人也晟曰不然僕聞之昔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所入者變其色亦變凡五入而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以染當故王天下夏桀染于芉辛岐踵之戎紂染于崇侯惡來厲王染於號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于號公鼓祭敦此四王者所染不嘗故爲天下僇今晟之私憂過計非謂求備於人材也畏所入者變則其色亦變也夫戒在於所染豈惟

人主則然自千乘之國百乘之家以至于士庶人無不
其然君侯德操內定之洞鑑情僞灼知事物之數小夫憸
人固無竄察晟實恐九重淵深四聰之路不宜壅塞偷
若左右前後坌至霧集政當有敷受之之坊或可以移乾
沨之斷當爾之日君侯方將挈其契領無所及矣晟本
羈旅之餘智意昏誨誠感主上不世之遇而懷君侯推
毅之私故負竭其毳毳之思唯君侯裁幸又數日韓熙
載入見齊邱日小人今旦出郝見犨兒為飛鳶之戲竊
有所感激也今為相君言之可乎齊邱日願聞之熙載
日夫飛鳶之初逝也其絲發於輪緩急在掌握之間或
上或下蓋唯犨兒所欲爾及空迴風迅線尾端直時或
激昂動搖犨兒相語曰此名索線也慎不可縱縱則斷
線而去矣執線輪者心知其如此線然獨念其決起可以
快一時之觀而又力亦有所不能加力不能加則雖欲
不縱亦不可得也既縱之後怦怦如鼓危絙其聲琮琤
忽一得勢則大挽裂以任或盤珊太虛之上或投於滄
洲杳渺之外或罥於積莽翳薈之間犨兒躡斷緒窮荒
徑盡日力而不可得踵穿衣決而返至為其親加扑捶
焉嗟夫世事大有似此者願相君以為念齊邱曰日者
無忌有言於齊邱之心鼎鼎然今叔言之辨可謂微矣

吾方思之異日有以教我願有所承熙載曰天下之勢
葢又有甚于此者須別日謁之及馮陳朱查之黨成齊
邱地在嫌甚不得已遜於九華之谷一日晨起覽
鏡曰吾貌有慙色應愧孫無忌韓叔言葢謂此也二年
二月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弑其君王延羲文進自立是
時延羲弟延政亦自立于建州國號殷王氏兄弟連兵
累年閩大亂景因其亂遣查文徽及待詔臧循發兵攻
建州延政聞唐且攻之遣人紿福州曰唐兵助我討賊
矣福州信之共殺文進等以降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
福州文徽軍屯建陽福州將李仁達殺王繼昌自稱留
後泉州將留從効亦殺其刺史黃紹頗皆送欵于文徽
馬令南唐書二年夏閩人朱文進連重遇弑其君曦重
遇立文進使來告亂因其使議伐閩以民疲釋閩使遣

之冬十有二月馮延巳爲翰林學士承旨水部員外郎馮延魯爲中書舍人延魯鋭于功名欲與建州之役乃贊中書舍人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翰林待詔臧循者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爲文徽陳進兵之計文徽因是請伐閩乃命邊鎬率洪州屯兵與文徽俱行遂入建陽王延政遣統軍使吳承祐以遊兵巡福州境紿曰唐助我討賊大軍至矣福州信之連重遇殺朱文進稗將林仁翰殺重遇函其首歸承祐延政以其子繼昌守福州親率衆以拒我師五郡之兵大集敵勢甚盛文徽等次于蓋竹退復屯建陽敵求濟師三年春二月遣祖全恩何敬洙率萬人以應文徽與延政陣隔水全恩使建陽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稗將武彥暉馬存貴以輕鋭繼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以餘兵城守閩人李仁達殺其君之子繼昌及其統軍吳承祐立雪峯僧卓儼明爲王儼明無統御之略仁達又殺之而自稱留後遣使來降卽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延政益不振建州之險要曰西巖延平津相繼而平秋七月庚辰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遂克建州執王延政歸于建康授羽林大將軍安化軍節度使封鄱陽王泉州刺史王繼勳漳州刺史王繼成汀州刺史許文稹皆請降因而

鎮撫之諸將下建州兵無節制剽掠甚衆閩人失望帝以出師有功不錄其過升建州爲永安軍以祖全恩爲節度使查文徽爲撫州刺史何敬洙爲楚州刺史偏將王建封先登功第一爲信州刺史全恩未拜而卒以廬州王崇文鎮建州泉州裨將劉從効劫刺史王繼勳使之入王朝從効自領州事於是王繼成許文稹皆至建康以繼勳爲池州團練使繼成爲和州刺史文稹爲蘄州刺史即以劉從効爲泉州刺史以延平津爲劍州割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屬焉以建州裨將陳誨爲劍州刺史以龍衛都虞候劉仁贍爲武清軍節度使升泉州爲清源軍以泉州刺史劉從効爲節度使

陸游南唐書夏五月閩將朱文進弒其君曦自稱閩王遣使來告帝因北使將討之議者謂閩亂由王延政當先討乃釋閩使遣還冬十有二月樞密院使查文徽請討王延政詔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往覘建州文徽固請乃以遂鎬爲行營招討共攻延政敗績于蓋竹保大三年春二月以何敬洙爲福建道行營招討祖全恩爲應援使姚鳳爲諸軍都監會查文徽進討秋八月克建州執王延政歸于金陵拜羽林大將軍升建州爲永安軍

清異錄唐保大二年國主幸飲香亭賞新蘭詔苑令取浥溪

美士爲馨烈

俟擁培之具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上之下